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記纂淵海卷五十七

詳校官中書臣涂日煥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臣吴裕德

謄録監生臣范　墉

記纂淵海卷五十七

宋 潘自牧 撰

論議部

微小必報

敝帷不棄為埋馬也敝蓋不棄為埋狗也記檀弓下迎貓為其食田鼠也迎虎為其食田豕也郊特牲

守馬免人於難者其死也葬之以帷牛有德於人者其死也葬之以大車之薦牛馬有功猶不可忘又況人乎

淮南

史田子方魏文侯之師也見君之老馬棄之曰少盡其力老而棄之非也於是收贖而養之史記犬馬有勞於人尚加帷蓋之報前漢陳湯傳

微小有知

經獺祭魚豺祭獸鷹祭鳥記月令今是大鳥獸則失喪其羣匹越月踰時焉則必反巡過其故鄉翔回焉鳴號焉躑躅焉踟蹰焉然後乃能去之小者至於燕雀猶有啁

噍之頃焉然後乃能去之三年問子鳥高飛於層漢之上以避矰弋之害鼷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鑿之患莊子瓠巴鼓瑟而流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荀子管仲隰朋從桓公伐孤竹春往冬返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行山中無水隰朋曰蟻冬居山之陽夏居山之陰蟻壤一寸而仞有水乃掘地遂得水韓非子烏鵲識歲之多風去喬木而巢扶枝淮南子鵲巢知風之所起獺

穴知水之高下暉日知晏（鴆鳥也）陰諧知雨（雌也　淮南子）鷄有專栖之雄雉有擅澤之鷮（音墧）蟻有兼弱之智蜂有攻寡之計（抱朴子）鶴知夜半燕識戊巳（抱朴子）智禽含蘆以逆網水牛結陣而却虎（抱朴）狂馬不自觸於木猘狗不自投於河（淮南子）

史巢居知風穴居知雨（西漢翼奉傳）機心内萌則鷗鳥不下

（魏志高柔傳注）孫堅於西華失利被鎗墮馬卧草中軍衆分散不知堅所在堅所騎驄馬馳還營踣地鳴呼將士隨馬

於草中得堅吳書孫峻謀誅諸葛恪恪將見之夜精爽擾

動通夕不寢嚴畢趨出犬銜引其衣恪曰犬不欲我行

乎還坐有頃乃復起犬又銜其衣恪令從者逐犬遂升

車吳志劉備屯樊城潛遁所乘馬名爲的顱騎走墮襄城

西檀溪水中溺不得出備急曰的顱今日厄可不努力

的顱乃一踴三丈遂得過世語裴子野曰夫噬虎之獸知

愛已子搏狸之鳥非護異巢通鑑宋紀張彪敗後與妻楊氏

去唯常所養一犬黃倉在彪前後未曾舍離乃還入若

邪山中沈泰說陳文遣章昭達領千兵重購之并圖其妻彪眠未覺黃倉驚吠劫來便噬一人中喉即死及彪被害黃倉嗥叫宛轉血中陳書犬馬戀主晉書石勒傳傳記驥服鹽車而上太行遷延負轅不能上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驥於是俛而噴仰而鳴聲達於天若出金石者何也彼見伯樂之知已也戰國策齊廣寧王孝珩嘗畜一犬守外人不得趣近孝珩每射令其取箭亦解呼名左右牽衣而進三國典畧蜂有兩衙應潮埤雅亡獵犬於

山林大呼犬名其犬則鳴號而應其主人犬與類聞呼而應者識其主也論衡鄭子陽之難猘狗潰之齊高固之難失牛潰之當其時狗牛猶可以為人唱呂氏春秋陸機犬名曰黄耳機往仕路常將自隨此犬黠慧能解又嘗借人三百里外犬識路自還一日至家機羈官京師久無家問機戲語犬曰我家絶無書信汝能賫書馳還取消息不犬喜摇尾作聲應之機試為書盛於竹筒繫之犬頸犬出驛路疾走向吳饑入草噬肉取飽每經大水輒

依渡者彌耳掉尾其人憐愛因呼上船載近岸犬即騰上速去如飛逕至機家口銜竹筒作聲示人機家開筒取書看畢犬又向人作聲如有所求其家作答内竹筒中復繫其犬頸犬既得答仍馳還洛計人程五旬而犬往還裁半(述異記)會稽句章民張然滯役在都經年不得歸家有少婦遂與奴私通然在都養一狗甚快名烏龍後假歸奴與婦謀欲殺然然作飯食共坐下食未得噉奴當户倚張弓挾箭拔刀然以盤中肉飯與狗不噉惟注

睛舐唇視奴然亦覺之奴催食轉急然決計拍髀大呼曰烏龍狗應聲傷奴奴失刀伏倒地狗遂咋奴頭然因取刀斬奴以婦付官殺之續搜神記苻堅為慕容冲所襲堅馳馬墮墬澗追兵幾及計無由出馬踟躕臨澗垂鞚與堅不能及馬又跪而授焉堅攀之得登岸西走廬江異苑知太歲之所在燕作巢知戊已說文鄧芝射中猨母其子以葉塞瘡華陽國志

集瘐馬戀君軒選樂府東武吟師曠奏清徵之音而玄鶴下舞

謝靈運擬詩注混雞犬以亂放各識家而竟入西征賦蜂蠆螗蜋頗亦自負杜牧之集攘螗臂而戰蝸角唐文粹

本朝可憐蝸角能多少獨與區區觸事爭臨川集物有自得天理者如蜂蟻知衛其君豺獺知祭祖鳴道集豺獺祭天葵藿向陽蜂蟻之有君臣喬梓之有父子同上黄蜂銜退海潮上白蟻戰酣山雨來談苑

微小有補

子千鈞之重加銖兩而移家語管仲隰朋從桓公伐孤竹

春往冬返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行山中無水隰朋曰蟻冬居山之陽夏居山之陰蟻壤一寸而仞有水乃掘地遂得水以管仲隰朋之智至其所不知不難師於老馬與蟻今人不知以其愚心而師聖人之智不亦過乎韓非子

齊興兵伐楚子發將師以當之兵三却楚賢良大夫皆盡其計而悉其誠齊師愈强於是市偷進請曰臣有薄伎願為君行之子發曰諾不問其辭而遣之偷則夜解齊將軍之

幬帳而獻之子發因使人歸之曰卒有出薪者得將軍之帷使歸之於執事明日又復往取其枕子發又使人歸之明日又復往取其簪子發又使歸之齊師聞之大駭將軍與軍吏謀曰今日不去楚軍恐取吾頭則還師而去故曰無細而能薄在人君用之耳淮南子

史猶塵加岱嶽霧集淮海雖未有益不為損也後漢楊倫傳

陶侃為征西大將軍荆州刺史時造船木屑及竹頭悉令舉掌之咸不解正會積雪始晴聽事前積雪猶濕於

是以屑布地及桓温伐蜀以侃所貯竹頭作釘裝船其綜理微密皆此類也晉書

集勿言分寸鐵為用乃長兵白樂天

水之細者江海倣其深材之短者棟梁資其峻唐文粹

本朝王安石曰權者與物相為輕重雖千鈞之重物所加損不過銖兩而移三朝言行錄

罕得為貴

經有以少為貴者記禮器

史堯作大章一夔足矣後漢曹褒傳

傳記黄河千年一清王子年拾遺記

集王鮪登俎不假吞波之魚選演連珠賈餗為禮部朝士以進士干賈公不獲有强毁嘲者賈公曰我祇以杜顗敵數百輩足矣杜牧之集才而奇者不獨地上少耶天上亦不多耶唐文粹聖人不世出賢人不時出同上

本朝黄河千年始一清岐山鳴鳳不再鳴歐公集今如晨星存者幾人孰知我公碩大光明導日而昇爗焉長

罕見為異

經此日而食于何不臧詩十月之交

午田父晨出夜入自以性之恒啜水茹藿自以味之極一朝處以柔毛綈幕薦以粱肉蘭橘心病體煩列子夫星之墜木之鳴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荀子山出㹢陽水生罔象木生畢方井生羵羊人怪之聞見鮮而識物淺也淮南子去國期年見似人者而喜逃虛谷者聞人足音

蘧然喜莊子

史春生秋殺天道之常春一物枯即為災秋一物華即為異東漢張敏傳

作奉天宮李善感諫自遂良死無敢直諫幾二十年及善感始諫天下皆喜謂之鳳鳴朝陽通鑑唐武后紀

集邑犬之羣吠兮吠所怪也楚辭

韓愈既自以為蜀之日而吾子又欲使吾為越之雪不以病乎柳文荅韋中立書

蜀之南常雨少日日出則犬吠大雪南越數州之犬皆蒼黃

吠噬狂走累日同上

多不足貴

子鞅人不貴玉斂人不貴珠符子

史趙王倫篡位奴卒厮役亦加爵位每朝會貂蟬盈坐故時諺曰貂不足狗尾續晉書

安祿山反時郭子儀為元帥大將軍告身一通纔易一醉通鑑唐紀

傳記鍾山之上以玉抵鵲彭蠡之濱以魚食犬論衡

黎洞之人以香代爨番禺雜記

集物以多為賤雙錢易一束白樂天家有千里驥不珍焉人懷盈尺和氏無貴矣曹子建書

道大不容

夫子不容然後見君子家語夫子之道大天下莫能容同上夫子思好大世莫能容孔叢子

集古來才大難為用唐文粹氣逸何人識才高舉世疑高達夫

本朝信哉天下奇落落不可拘歐公集材大古來無適用

東坡詩 物之所受者異則其自處必高自處既高則必趯然有所不合於世俗欒城集

小器易盈

子薛譚學謳於秦青未窮青之伎自謂盡之遂辭歸列子

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莊子豈如鷦鷯者一粒有餘資惠子渴飲河水入腹不過壺漿淮南子

史黥布與隨何俱歸漢漢王方踞床洗而召入見布大怒悔來欲自殺出就舍張御飲食從官如漢王居布又

大喜過望前漢黥布傳　李密曰唐公見推顧天下無可慮者唐書本傳

集方當洪爐燃益見小器盈韓集石鼎聯句

含大徇小

予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孟子　殺戎馬而求狐狸援兩鼈而失靈龜斷右臂而爭一毛折鏌鋣而爭錐刀用智如此豈足高乎淮南子　拾茂木而集於枯不弋鵠而弋烏難與有圖

同上

史鄭師慧譏宋曰必無人焉若猶有人豈其千乘之相易淫樂之矇左傳襄十五

師曠曰臣不心競而力爭不務德而爭善襄公二十六年

欒貞子曰思小惠而忘大耻僖公二十八年

楚子伐蔡以息嬀歸生堵敖及成王焉未言楚子問之對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弗能死其又奚言左傳

今不獵猛獸而獵田彘不搏反寇而搏畜菟西漢賈誼傳

方今豺狼當路而狐狸是先通鑑漢獻帝紀

羊祜都督荊州有并吞之心

每與吳人交兵尅日方戰不為掩襲之計將帥有欲進譎詐之策者輒飲以醇酒使不得有言畧吳二兒為俘者送還其家出軍行吳境刈穀為糧皆計所侵送絹償之游獵常止晉地若禽獸為吳人所傷而為晉兵所得者皆封還之晉書魏元忠上封事言理國之要在文與武今言文者則以辭華為首而不及經綸言武者則以騎射為先而不知方畧通鑑唐高宗

舍小取大附忍小圖大舍短取長

經用人之知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其貪（禮記禮運）子夫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為得罪於父不得近出妻屏子終身不養焉其設心以為不若是是則罪之大者是則章子而已矣（孟子）大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長棄其所短故杞梓連抱而有數尺朽良工不棄何也知其所妨者細也卒成不貲之器（孔叢子）夫顏啄聚梁父之大盜也而為齊忠臣段干木晉國之大駔也而為文

侯師孟卯妻其嫂有五子焉而相魏寧其危解其患景陽淫酒被髪而御婦人威服諸侯此四人皆有所短然而功名不滅者畧得也淮南子　亡羊而得牛斷指而免頭同上

史不以一眚掩大德左僖三十二　曹子為魯將三戰三北而亡地五百里鄉使曹子計不反顧議不還踵刎而死則亦名不免為敗軍禽將矣曹子棄三北之耻而退與魯君計拉桓公於壇坫之上三戰之所亡一朝而復之若

此者非不能成小廉而行小節也以為殺身亡軀絕世滅後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感忿之怨立終身之名棄忿悁之節定累世之功史記魯仲連忍小圖大管仲不恥身在縲絏之中而恥天下之不治不恥不死公子糾而恥威之不信於諸侯同上向令伍子胥從奢俱死何異螻蟻棄小義雪大恥名垂於後世史伍子胥傳忍小圖大大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讓史項羽本記范增因說項羽曰沛公居山東時貪財好色今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

志不小通鑑漢高紀李斯曰成大功者在因瑕釁而遂忍之史本傳季布以勇顯名及至困厄奴僇苟活而不變何也彼自負其才受辱不羞欲有所用而未足者故終為漢名將西漢本傳贊大漢方制萬里豈其與水爭咫尺之地哉前地理志論大功者不錄小過舉大美者不疵細瑕前漢陳湯傳班固曰孝文時天下以酈寄為賣友夫賣友者為見利而忘義也若寄父為功臣而又執劫雖摧呂祿以安社稷誼存君親可也通鑑漢文紀韓信為楚王名辱已少年告

諸將曰方辱我時寧不能死死之無名故忍而就此前漢本傳

春秋之義以功覆過通鑑漢宣紀舉大事者不思小怨通鑑光武紀

齊桓忘管仲之奢僭而録其匡合之大謀漢高舍陳平之汙行而取其六奇之妙筭陳書譬諸射者百發百中而一失可以謂之拙乎通鑑晉成帝紀豈以小疵棄其大德唐韋思謙傳

蒙恥奮忠以權大謀唐狄仁傑贊

傳記人有罝係蹄者而得虎虎怒決蹯而去虎之情非不愛其蹯也然而不以環寸之蹯而害七尺之軀者權

也戰國策

集磨斂莫磨錐磨錐成小利元稹集吞八荒者不咀蟣蝨楊偉時務論

因小失大

經小不忍以致大亂焉詩民之失德乾餱以愆伐木見詩

小利則大事不成語子路小不忍則亂大謀衛靈公一朝之

忿忘其身以及其親語

予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孟子一不成而萬有餘喪矣莊子

爭利如爪甲而喪其掌荀子利夫秋豪害靡國家荀子大略削

足而適履殺頭而便冠淮南子治鼠穴而壞里閭潰小皰

而發痤疽同上是見朱橘一子之蠹因剪樹而棄之覩縟

錦一寸之點乃全疋而燔之劉子羊羹偏而宋師敗郈孫

以鬬雞身亡齊侯以笑嬪破國列子謹巢

史宋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

子為政今日之事我為政與入鄭師故敗君子謂羊斟

非人也以其私憾敗國殄民左宣公二年一慭之不忍而終

身懟乎昭三十一年　爭尋常以盡其民成十二年　初武城人拘鄫人之漚菅者曰何故使吾水滋及吳師至拘者道之以伐武城克之哀公年並左傳　石祈子曰得一夫而失一國與惡而棄好非謀也左莊公　晉使郤克於齊郤克僂齊頃公母從樓上觀而笑之郤克怒曰不報齊者河伯𥚥之後與魯衛共伐齊史記　褒姒不好笑幽王為烽燧大鼓有寇至則舉烽火諸侯悉至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幽王悅之為數舉烽火其後不信諸侯益亦不至史記周本紀　有躄者

槃散平原君美人笑之躄者至平原君門曰士不遠千里而至者以君能貴士而賤妾也願得笑臣者頭平原君不殺歲餘賓客舍人稍稍引去者過半（史本傳）

陶朱公中男殺人囚於楚朱公遣長子為一封書遺故所善莊生進千金長男至莊生家莊生非有意受之也欲以成事後歸之莊生入見楚王言某星宿某害楚王乃封三錢之府楚貴人告長男曰王且赦長男以為赦弟固當出也重千金虛棄莊生無所為也乃復見莊生曰初為求

兒弟今議自赦故辭生去莊生知其意欲復得金曰若自入室取金長男即自入室取金持去莊生羞為兒子所賣乃入見楚王曰臣前言某星事王言欲以脩德報之今臣出道路皆言陶之富人朱公子殺人囚楚其家多持金錢賂左右故王非能恤楚國而行赦乃為朱公子故也楚王大怒令論殺朱公子明日下赦（史越世家）規小節者不能成榮名惡小恥者不能立大功（史魯仲連傳）以二卵棄干城之將（通鑑戰國）翫細娛而不圖大患（西漢賈誼傳）爭睚眦

之隙以成千鈞之讐東漢趙溫傳 庾悅厨饌甚盛不及劉毅從悅求子鵝炙悅不與毅由是銜之解悅都督通鑑晉安紀 石崇有妓曰綠珠美而艷善吹笛中書令孫秀使人求之崇勃然曰綠珠吾所愛不可得也秀怒乃勸趙王倫誅崇詔收之晉書 楚之邊邑脾梁之女與吳邊邑處女蠶爭界上之桑二家相攻吳國不勝遂更相伐滅吳之邊邑吳怒伐楚取二邑而去吳越春秋

傳記以一杯羊羹亡國戰國策 忽爨之未熟覆甑而弃之

所害多矣物理論

集失意杯酒閒白刃起相讐選少年行惡衣之垢而焚之患木之蠧而伐之其為害豈不益多哉通鑑唐昭宗紀

因小累大

經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為山九仞功虧一簣書旅獒子曰士志於道而耻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語里仁

子百發一失不足為善射千里跬步不至不足為善御荀子千里之堤以螻蟻之穴漏而百尋之屋以突隙之熛

焚淮南子以分寸之瑕弃盈尺之夜光以蟻鼻之鈌損無價之淳鈞抱朴子

史一舉不得前功盡廢史周紀東方朔割名於細君西漢揚雄解朝顏師古曰以肉遺細君是割損其名互入妻門三公鼎足承君一足不任則覆亂美實西漢彭宣傳北朝周樂遜曰綦㓨相持爭行先後君一行不當或成彼利通鑑李泌有謀畧而好談神仙詭誕故為世所輕唐德宗高弘本正衙奏事自理逋債詒公卿庶僚自今勿令正衙奏事議者以為正衙奏事自武

德以來未之或改所以達羣情講政事弘本無知黜之可也不當因人而廢事唐順宗時承平日久子弟為武官父兄擯不齒猛將精兵皆聚於西北邊中國無武備矣通鑑唐玄宗紀

集王危無當去聲底也雖寶非用張平子南都賦京師人多言足下家有積貨士之好廉名者皆畏恐不敢道足下之善柳文賀王參元失火書朱絃二十五闋一不成曲劉賓容得一時之貴滅百世之族杜牧之

因大陋小

子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孟梁惠王上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故觀於海者難為水游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盡心下升東岳而知衆山之迤邐也列子由天地之道觀惠施之能其猶一蚊一虻之勞者也莊子自以此形於天地而受氣於陰陽吾在於天地之間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小又奚以自多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礨空之在大澤乎

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太倉乎（莊子秋水）射者扜烏號之弓彎綦衛之箭重之羿逢蒙子之巧以要飛鳥猶不能與羅者競多何則以所持之小也（淮南子）窮鄉之社扣甕拊缾相和而歌自以為樂也嘗試為之擊建鼓撞巨鐘乃知夫瓮缾之足羞也（同上）魚失水則死水失魚猶為水也（墨子大不俊小）升東岳而知衆山之峛（左紙切）崺（移迩切）也況介丘乎浮滄海而知江河之惡沱也況枯澤乎（揚子）仰聖人而知衆說之小也視日月而知衆星之蔑也

仰天庭而知天下之居卑也（揚子）觀崑崙則覺丘垤之卑（同上）

聞雷霆而覺布鼓之陋見巨鯨而覺寸介之細（抱朴子）

（同上）

史恩唐虞於上古乃知小道足羞也（荀悅傳）夫置器廣庭

則函牛之鼎如釜堂崇十仞則八尺之人猶短（隋天文志）聽

黃鍾之音知擊缶之細習庠序之教知不學之困（徐幹中論）

傳記釣大鼇者不投取魚之餌斷長鯨者焉用割雞之

刀（南唐野史小才不可大用）

集浮海難為水游林難為觀選詩文章薄伎固棄於高賢刀筆小能不容於先達陳子昂集鴻鍾在聽不足論擊缶之音大牢斯烹安可薦藜藿之味同上試登山岳高方知草木微孟東野崇蘭散馥掩蕭艾於芳春朗月揚輝蕩雲霧於清夜唐文粹如河入海無復水名劉賓客集明庭集孔鸞曷取於梟鷺樹以松與栢不宜間蒿藜韓文

本朝登太山者小天下在培塿以宜憖奏咸池而張洞庭非哇咬之可度歐公集

因小見大

經觀其舞知其德記樂記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孝經

夫射者扞烏號之弓彎棊衛之箭重之羿逢蒙子之巧以要飛鳥猶不能與羅者競多何則以所持之小也張天下以為之籠因江海以為之罟又何亡魚失鳥之有乎淮南子

集求忠臣於孝子求良婦於篤女食子盡節也推其忍可以疑心放麑違命也推其仁可以屬國劉賔客

本朝夫人君用人欲其忠信於已必取仁於父兄信於師友然後付之以事故放麑違命也而推其仁則可以托國食子徇君也而推其忍則至於弑君欒城集

小巫見大巫

子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合同異離堅白困百家之智窮衆口之説吾自以為至達已今聞莊子之言無所開吾喙口呿起據切開也而不合舌舉而不下乃逸而走莊子小巫見大巫拔茅而棄唐歐陽率更以為出於莊子今攷不見但應帝王篇疏中一云豈小

巫能測又云小巫近見不能測遠 鄭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死生禍福期以歲月若神列子與之見壺子五未定自失而走莊子

兩爵相與鬬未有死者也鷸鷹至則為之解淮南子兵畧訓

史孔子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史記孔子世家

漢有善射曰樓煩項羽嗔目叱之樓煩目不能視手不能舉發走還入壁不敢復出項羽本紀

張紘見陳琳武庫賦與琳書深嘆美之琳曰可謂小巫見大巫神氣殫矣吳志

互入驕矜 大鵬從南來衆鳥皆戢翼晉書 老羆當道臥

羅子那得過北史王顯傳

集湛露之晞朝陽衆星之拱北辰揚雄甘泉賦　西施且一笑

衆女安得妍韋應物集　龍騰魚躍踔然驚驥盼驢騾少顔色

元稹集　蹇驢避路立肥馬當風嘶唐文粹　舌端萬變乗春輝

南方朱鳥一朝見索漠無言蒿下飛賓客百舌詞　和風既揚

昏祲自斂陸宣公文

小不足以知大

經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子路不悅曰末之也已

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語子見南子子路不悅同上

子君子之所為衆人固不識也孟告子下智者之言固非愚者之所曉列子井蛙不可以語海夏蟲不可以語氷莊子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莊逍遙遊淺不足與測深愚不足以謀知井蛙不可語東海之樂荀子正論量粟而舂數米而炊可以治家而不可以治國淮南子使桀度堯猶以升量石也同上

史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史記陳世家公等喁喁何知長者史記日者傳語曰以管窺天以蠡測海以筳撞鍾豈能通其條貫考其文理發其聲音哉前東方朔傳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鄉道者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賈誼傳以管窺天豈能照一隅後漢操遣使辟田疇田疇戒其門下趣治嚴門人曰昔袁公慕君禮命五至君義不屈今曹公使一來而君若恐弗及者何也疇笑曰此非君所識也通鑑漢獻紀子貢曰臣終身戴天不知天之高也終身踐地不知

地之厚也臣事仲尼如飲江海腹滿而去又安知江海之深乎韓詩外傳翳薈之翔無以論垂天之凌蹄涔之游無以知絳虬之騰鈞天之庭豈伶人之所躡山海經序集尺寸之魚豈能量江海之大選對楚王問借問蜉蝣輩寧知龜鶴年郭景純游仙詩小人自齷齪安知壯士懷放歌行二禽已登於寥廓而尺鷃之輩空見笑於藩籬李白大鵬賦丈夫志氣事兒女安得知劉禹錫作呂溫文集序見呂和叔文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之小也韓文原道衆鳥那知一鶚情方雄飛詩炯若

深井之下仰視白日之正中也唐文粹　大凡受褊狹者不可以語大持盃榼而承澍雨自滿而止又安能測其霶霈之所至哉元微之集　斗水不能評巨壑之量隙光未足議大明之體何者見褊而守隘也張説之文

本朝蜉蝣瞰朝夕蟪蛄知春秋臨川集　蠛蠓何足知天高同上　鶡㝿鵬萬里蛣笑夔一足東坡詩

小不足以處大

乎故夫牛蹄之涔不能生鱣鮪而蜂房不容鵠卵小形

不足以包大體也淮南子牛蹄之涔無尺之鯉頽府之山無丈之材何也皆其營守狹小而不能容巨大淮南子坎井之無黿鼉隘也　江湖鱣鯨非溝瀆所容也　蹄窪之內不生蛟龍培塿之上不植松栢列子

史部婁無松栢左襄二十四尋常之汙瀆兮豈容吞舟之魚西漢賈誼傳枳棘非鸞鳳所棲百里豈大賢之路東漢仇覽傳

傳記坎井無黿鼉談苑華譚曰枯澤非應龍之淵棘林非鸞鳳之窟晉中興書

集清源無增瀾安得運吞舟選郭景純遊仙詩井谷不可以遊

龜龍蟻垤不可以栽松栢唐文粹蹄涔之內不生蛟龍韓文

大魚豈肯居沮洳同上

本朝尺水無長瀾蛟龍豈其容歐公集合抱之木不生於

步仞之丘千金之子不出於三家之市東坡文勺水安足

容神龍乎東都事畧濁水難藏許氏龍贈參寥子詩

大才小用

史宋義曰搏牛之䖟不可以破蟣虱史記項羽本紀蔣琬除廣

都長衆事不理先主將加罪諸葛亮曰蔣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也蜀志蔣琬傳吳魯肅遺先主書曰龐士元非百里才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耳蜀志

集執棠谿以制蓬耒干將以割肉皆利劍也破判和以繼築楚辭

一旅之衆不足以揚名選書

胡為射小盎此用無乃輕徒沾一點血虛污箭頭腥白居易

屈長才於短用者猶騎搏鼠而鍛剪毛也白居易策審官互入處事失當

函牛之鼎以烹小雞劉賓客

烹雞屈函牛之量駱賓王

君有百鍊刀堪斷七重犀

誰開太阿匣持割武城雞張九齡　以赤刃效小割皇甫湜集　截椽為欂櫨斷楹以為椽韓文　將吾斂首切淤泥盧仝文　本朝不惜牛刀時一割已因鼫鼠發千鈞欒城集

小才不足大用

經子曰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易繫辭　子細枝拳曲不可以為棟梁莊子　賈精於市不可以為賈師農精於田而不可以為田師荀子此係小才不可大用　史賈充伐吳秦秀曰充文案小才居國大任三國志　鈞大

麄者不投取魚之餌斷長鯨者焉用割雞之刀南唐野史小才不可大用

集桀梲之才不荷棟梁之任班叔皮王命論任小能於大事猶狸搏虎而刀伐木也白居易小才大用

本朝以尋尺之材居棟梁之任以升斗之量受鍾鼎之藏欒城集

勇大怯小

經陵三軍者或懼於朝廷之儀暴威武者或困於酒色

之娛易畧例上

史秦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鬬通鑑周顯十年漢高祖不能將兵而善將將西漢韓信傳諸部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可怪也東漢光武紀君材簡畧堪大不堪小晉書劉卞傳

集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遇陽虎必曰諾而其在夾谷也視叱齊侯類畜狗不震乎其內柳文不及於一國而被於天下不洽於一時而沛于萬世皮日休名聞天下而不

達於堂上智周萬物而不適乎一人文粹

本朝尹師魯凡事有小而可矜者必惻然不忍發見顔貌及臨大節斷大事則心如金石雖鼎鑊前列不可變也歐公集互見深識大体

積輕勝重

子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鉤金與一輿羽之謂哉孟子告子下鴻毳情輕積之沈舟魯縞質薄疊之折軸列子

史積羽沈舟羣輕折軸史記張儀傳

集衆輕積而折軸文集

將輕易重

孟子齊宣王見牽牛而過堂下者王曰以羊易之孟子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為愛也以小易大孟子梁惠王

史鄭伯以璧假許田左桓公元年　孟佗以葡萄酒一斛遺張讓即拜佗凉州刺史後漢

舉重明輕

經其所厚者薄而所薄者厚未之有也大學

子忠孝者百行之寶忠孝不脩雖有他善猶玉屑盈匣不可琢為珪璋列子

史周不愛鼎鄭敢愛田左昭十二年　有盜高廟坐前玉環文帝欲族之張釋之曰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陛下且何以加其法乎西漢張釋之傳

劉陶曰萬人鑄之一人奪之猶不能給況一人鑄之萬人奪之通鑑東漢

陳思王曰寒者不貪尺玉而思短袍饑者不顧千金而羡一食物時有所急也後漢賈思勰齊民要術互事窮勢廹

本朝夫以英雄之才尚有溺情愛而不能自守況弱柔之人其能勝妻子之情乎伊川家人卦解

舉輕明重

經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書經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記檀弓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記大學非專為飲食也為行禮也鄉飲酒義爾愛其羊我愛其禮語

寧百刺以針無一刺以刄寧一引重無久持輕寧一月饑無一旬餓淮南子

史施衆網以加一禽尚不能得況張千目以羅萬品而望盡出乎其間可得哉唐元稹傳

漢武帝置協律歌天瑞非不美也不能免哀痛之詔王莽建羲和考律吕非不精也不能救漸臺之禍晉武帝制笛尺調金石非不詳也不能弭平陽之災梁武帝立四器調八音非不察也不能免臺城之辱然則雖韶夏濩武之音具存於世苟其

餘不足以稱之曾不能化一夫況四海乎通鑑唐太宗

傳記令爲濡足之故而不救人溺乎劉向新序　昔孔子力可翹關不以力稱何則大聖之德具美者衆不可以一介末事持爲百行端首史通

集日受千金之賜一歲九遷其官感恩則有之矣將以稱於天下曰知己則未也韓愈上張建封書　萬不試而一出焉猶爲當世甚重若使幸得出其十二三則巍然爲偉人與世無窮其可涯也柳文

物極則反

經賁者飾也致飾然後亨則盡矣故受之以剝剝者剝也物不可以終盡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易序卦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同上無平不陂無往不復泰卦互樂極則憂記樂記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語里仁甚美必有甚惡左昭二十七其進鋭者其退速孟子盡心上美好者不祥之器老子刻核太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莊子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

應人荀子千歳必反古之常也荀子物盛而衰樂極則悲淮南子烟生於火而烟欝火氷生於水而氷過水故烟微而火盛氷泮而水通列子

史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國語滿而不損則覆盈而不持則傾史記樂書物盛則衰時極則轉史平凖書

酒極則亂樂極則悲萬事盡然言不可極極之而衰史滑稽傳炎炎者滅隆隆者絶西漢揚雄傳秦為宫室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聚廬而托處焉為馳道之麗至於此

使其後世曾不得邪徑而托足焉爲葬埋之侈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逢顯敵冢而托葬焉西漢賈山傳高位實疾顛厚味實腊毒前漢權族好傾東漢陰興贊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列國之主至爲擁篲先驅卒有坑儒燒書之禍東漢申屠蟠傳貧生於富弱生於强危生於安王符傳峻高者潰葉茂者摧日中則移月滿則虧吳越春秋集歡樂極兮哀情多漢武帝秋風辭盛時一去貴反賤桃笙葵扇安可常柳文至損當受益苦寒必生溫韋應物

本朝東漢之末尚節行太甚須有東晉放曠其勢必然鳴道集

美物必甚惡厚味生五兵黃魯直

物無遁形

經權衡誠縣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圓記經解

子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孟子離婁上

水靜則明燭鬚眉莊天道

高垂大鏡坐見四隣淮南子

史清水明鏡不可以形遁韓安國傳

集登鍾山藍田之上則夜光璠璵之珍可觀矣文選李蕭遠運命論

物薄用重

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無咎易既濟經東隣殺牛不如西隣之禴祭實受其福坎卦注明信顯著不存外飾雖復一樽之酒二簋之食瓦缶之器納此至約自進於牖乃可以羞之於王公薦之於宗廟茅之為物薄而用可重也易繫辭黍稷非馨明德惟馨書君陳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餴饎詩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

其羊我愛其禮語祭服敝則焚之祭器敝則埋之記曲禮上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其燔黍捭豚汙尊而抔飲蕢桴而土鼓猶若可以致其敬於鬼神禮運君子不以菲廢禮坊記子魯有儉嗇者瓦鬲煮食食之自謂其美盛之土硎之器以進孔子孔子受之歡然而悅如受太牢之饋子路曰瓦甂陋器也煮食薄膳也夫子何喜之子曰吾非為饌具之厚以其食厚而我思焉家語宋國有田夫常衣縕黂僅以過冬暨東作自曝於日顧謂其妻曰負日之暄

人莫知者以獻吾君列子

史苟有明信㵎溪沼沚之毛蘋蘩薀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汙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左隱三年行潦之蘋藻寘諸宗室季蘭尸之敬也左襄二十八年

本朝鵝毛贈千里所重以其人歐公集

假物為用

經譬如中夜有求於幽室之中非燭何見記仲尼燕居

乎假輿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

而絶江河善假於物也荀子造父者天下之善御也無輿馬則無所見其能羿者天下之善射也無弓矢則無所見其巧儒効弓矢不調則羿不能中六馬不和則造父不能以致逺議兵必將假物以為用者也荀子行海者坐而致越有舟也行陸者立而至秦有車也慎子傅記鴻毛之囊可以渡江淮南五華術

以物制物

經惟木從繩則正書說命伐柯如之何匪斧不克詩齊南山析

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同上衡之於輕重也繩墨之於曲直也規矩之於方圓也記經解
木受繩則直金就礪則利荀子火炎上而受制於水水趨下而得志於火文中子
度長短者不失毫釐量多少者不失圭撮權輕重者不失黍絫西漢律歷志衡者所以平萬物權者所以權萬物也同上
攻玉以石洗金以鹽濯錦以鹵浣布以灰王符良工須利器巧匠待繩墨晉阮种傳

物產有地

經橘踰淮而北為枳鸜鵒踰汶則死（周禮考工記）燕之角荆之幹妢胡之笴吳粤之金錫鄭之刀宋之斤魯之削吳粤之劍（同上）

子採明珠不於合浦之淵不得驪龍之夜光也攻美玉不於荆山之岫不得連城之尺璧也（抱朴子祛惑論）

史屈產之乘垂棘之璧（左僖元年）深山大澤實生龍蛇（昭十四）

地之磽者雖有善種不能生焉江臯河瀕雖有惡種無

不猥大前漢賈山傳

傳記探明珠求之於蚌或剖百蚌不得一珠不可捨蚌求之於魚長沙耆舊傳

集渡江之橘逾汶之貉反時易性安能長元稹集黃流玉瓚之寶產於深山清廟廈屋之材秀於中林李義山文如崑丘玄圃積玉相照景山鄧林凡木不殖同上

本朝要覓明珠須巨海欲求良玉必崑山邵堯夫

物各有宜

經宗廟之器可用也而不可便其利也郊特牲記

子夏日不煬非愛火也冬日不盥非愛水也為不適於身不便於體也管子

天雄烏喙藥之凶毒也良醫以活人侏儒瞽師人之困僡者也人主以備樂淮南子繆稱訓

靣在頰則好在顙則醜綉以為裳則宜以為冠則譏說林訓同上

蓬不可以持屋　柱不可以剌齒　廣堂廈屋連闥通房人之所安也鳥入之而憂高山險阻深林叢薄虎豹之所樂也人入之而畏川谷通原積水重泉黿鼉之所

便也人入之而死咸池承雲九韶六英人之所樂也鳥獸聞之而驚深谿峭岸峻木尋枝猨狖之所樂也人上之而慄齊俗訓 馬不可以服重牛不可以追速鈆不可以為弩鐵不可以為舟木不可以為釜各有之於其所適施之於其所宜 譬如斤斧椎鑿之各有所施也 予拯溺者金玉不若得尋丈之纆以上淮南子 水行莫如用舟陸行莫如用車以舟之可行於水也而求推之於陸則沒世不行尋丈莊子 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窒穴言殊

器也騏驥騂騮一日而馳千里捕鼠則不如狸狌言殊技也鴟鵂夜撮蚤察毫末晝出瞑目而不見丘山言殊性也同上故救餓者以員寸之珠不如與之橡芓貽溺者以方尺之玉不如與之短綆各在其所急也列子百代之傳寶以之彈鳥則曾不如泥丸之勁也棠谿之劍天下之銛也用之穫穗曾不如鉤鎌之功也列子

史孫思邈曰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舊唐書

傳記珠彈不如泥丸各有所用也前東方朔傳尺有所短寸有所長騂騮騏騄天下之俊馬也使之與狸鼬試於釜竈之上其疾未必能過狸鼬也黃鵠白鶴一舉千里使之與燕服翼試於堂廡之下廬室之間其便未必能過燕服翼也劉向新序和氏之璧價重千金然以之間紛曾不如瓦磚隋侯之珠國之寶也然用之彈鵲曾不如泥丸騏驥騄耳倚衡負軛而趨一日千里此至疾也然使捕鼠曾不如狸干將鏌鎁拂鍾之鐔試物不知此至利也

然以之補履曾不如錐說苑

集鼎也不足使柱車馬也不可使守閭佩玉長裾不利走趨韓文

物莫兩大附勢不兩立

子兩堯不能相王管子凡物不並盛陰陽是也韓非子兩貴之不能相事荀子近君威損遠君則勢盛一淵不兩蛟一棲不兩雄一則定兩則爭淮南子日月不並出狐不二雄神龍不匹猛獸不羣鷙鳥不雙說林訓月望日奪

其光陰不可以乘陽也日出星不見不能與之爭光也淮南子

史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左隱元 越之不為沼吳其泯矣哀十一 崔之薄慶之厚也襄二十七 松柏之下其草不殖襄二十九年 鄭之厚君之薄也僖十二 內寵並后外寵貳政嬖子配適大都偶國亂之本也閔二 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莊二十二 師服曰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隷子弟

庶人工商各有分親皆有等差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左桓公二年
蘇秦說楚王曰楚強則秦弱秦強則楚弱其勢不兩立通鑑
兩雄不俱立史酈生傳
趙奢曰如兩虎鬬於穴中將勇者勝史同上
藺相如曰如兩虎共鬬勢不俱生史同上
讒邪進則衆賢退羣枉盛則正士消通鑑漢元紀
死者復生生者不愧吾欲全吾言安得全吾身通鑑周紀
是時外戚貲千萬者少故少府水衡見錢多也西漢王嘉傳時水衡錢二十五萬石少府錢十八萬石
事勢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且不並立

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劉向傳戴盆望天事不兩施通鑑漢章紀虞舜先除四凶然後用十六相明惡人不去則善人無由進也同上漢靈紀若容有泰山之安則主有累卵之危同上漢獻紀勢疑則隙生力侔則亂起東漢馬武傳天下之勢猶持衡此首重則彼尾輕矣唐李石傳正必去邪邪必害正唐李德裕傳

傳記天地至貴精不兩明注天精為日地精為月孝經援神契意不並銳事不兩隆盛於彼者必衰於此長於左者必短於右喜

夜卧者不能早起也說苑四時不並盛五行不俱馳陰陽更唱氣有盛衰吳越春秋

集日不雙麗世無兩帝魏都賦選燕秦不兩立柳傳

本朝昔師丹之說行則董宏坐其罪董宏之論勝則師丹廢於家呂誨論歐陽脩第一狀

兩不相下

子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莊子齊物論

史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小人伐其技以憑君子左傳互見

驕矜季郈之雞季氏介其雞郈氏爲之金距左昭二十五秦之羣臣曰請以趙十五城爲秦王壽藺相如亦曰請以秦之咸陽爲趙王壽史同上韓安國坐枉法獄吏田甲辱之安國曰死灰不復然乎甲曰然則溺之西漢同上猶連雞之不能俱止於棲也戰國策臧洪復陳琳書曰予謂余身死而名滅僕亦笑子生而無聞通鑑漢獻紀單子春謂管輅曰吾欲自與卿旗鼓相當於是論難鋒起而輅谷對之皆有餘魏志互見談辯董卓按劍叱袁紹曰豎子敢然天下之事

豈不在我我欲為之誰敢不從爾謂董卓刀為不利乎紹勃然曰天下健者豈惟董公引佩刀揖徑出通鑑劉琨祖逖並有英氣每相謂曰若四海鼎沸豪傑並起吾與足下當相避於中原晉書祖逖傳石勒謂李陽曰孤昔日厭卿老拳卿亦飽孤毒手晉書梅陶鍾雅數說事祖納輒困之因曰君汝頴之士利如錐我幽冀之士鈍如槌持我鈍槌捶君利錐皆當摧矣陶雅並稱有神錐不可捶納曰假有神錐亦有神槌晉書祖納傳互見滑稽敏於應對門孫綽性通率

好譏調常與習鑿齒俱行綽在前顧謂鑿齒曰沙之汰之瓦石在後鑿齒曰簸之揚之糠粃在前同上孫綽傳

釋道安高才與習鑿齒相見道安曰彌天釋道安鑿齒曰四海習鑿齒同上

鍾會聞嵇康名而造之康不為之禮會將去康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晉世祖通鑑

盧循遺劉裕益智粽裕報以續命湯同上晉安記

陸雲與荀隱未相識嘗會張華坐華曰今日相遇可勿為常談雲因抗手曰雲間陸士龍隱曰日下荀

鳴鶴（同上）沈昭略性狂見王約曰汝是王約也何以肥而癡王約曰汝是沈昭略也何乃瘦而狂（宋書）南牙北司互相矛盾（通鑑唐懿宗紀）韓熙載奔吳密告其友汝陰進士李穀穀送至正陽痛飲而別熙載謂穀曰吳若用吾為相當長驅以定中原穀笑曰中原若用吾為相取吳如探囊中物耳（同上唐明宗紀）

傅記殷浩語孫安國曰卿莫作強口馬我當穿卿鼻孫曰卿不見決鼻牛人當穿卿頰（世說）各自彈射互相瘡痍

史通

集持綦相下莫敢先動猶楚漢之兵相距羣索也韋應物論勢

下之人負其能不肯諂其上上之人負其位不肯顧其下故高才多戚戚之容盛位無赫赫之光韓文

文人相輕自昔而然魏文典論

本朝宋袁淑文冠當時見謝莊鸚鵡賦曰江東無我卿當獨秀我若無卿亦一時之傑也續世說

王文公見東坡醉白堂記曰乃是韓白優劣論東坡聞之曰不若介甫

處州學記乃學校策耳西清詩話

兩不相入

經道不同不相為謀語

子顔回曰薰蕕不同器而藏堯桀不共國而治家語致思

奔蜂不能化藿蠋越雞不能伏鵠卵莊子庚桑楚

大聲不入於里耳同上天地

黄鍾大吕不從煩奏之舞列子

或曰孔子讀而儀秦行曰甚矣鳳鳴而鷙翰也揚淵騫

金鉤玉餌雖珍而不能制九淵之沈鱗顯寵豐禄雖貴而不能致無欲之

人（抱朴子）盤旋揖遜非禦寇之容擐甲纓胄非廊廟之飾（同上）軒車不可以適越冠冕不可以之胡（文中子）

史淳于髡曰狐裘之敝不可補以黃狗之皮（史齊世家）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儒學亦絀老子道不同不相為謀（史老子傳）孟軻曰持方枘欲納圜鑿其能入乎（史孟軻傳）猶戎翟之與於越不相入明矣（注闕）猶以鄉飲酒之禮理軍市也（前梅福傳）以水投石莫之受也（西門）造蕭何律於唐虞之世則誖矣作叔孫通儀於夏商之世則惑矣建婁敬之

策於成周之世則謬矣談范蔡之説於金張許史之間則狂矣楊雄傳夫邪正之人不宜共國亦猶氷炭不可同器通鑑漢靈紀李德裕曰正人指邪人為邪邪人亦指正人為邪同上唐文宗紀南衙北司互相矛盾同上唐懿宗紀李絪曰臣言如持水納石唐書時不容我我不時徇同上

傳記崔篆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戰陣不訪儒士東觀漢紀加粉黛於壯夫服紈綺於高士劉知幾史通軍容不入國國容不入軍司馬法

集圓鑿而方枘吾固知其鉏鋙而難入宋玉九辯氷炭其不可以相並兮方圓之異形勢不可相錯荼薺不同畒同上虐暑熏天不減堅氷之寒涸陰凝地無累陵火之熱選演連珠梟鸞不接翼運命論代馬不思越越禽不戀燕李太白君平既棄世世亦棄君平同上古詩淡無味不稱今人情白樂天鍾梵避笙歌同上還似今朝歌酒席白頭翁入少年場繁絲與促管不解換漁歌濁水清塵難會合同上下有矜乎能上有矜乎位雖恒相求而不相遇韓文蘭艾不

同香自然難為和孟東野 市井不容義 乃知田家春不入五侯宅同上 一薰一猶善齊不能同其器方鑿圓枘良工無以措巧心唐文粹

本朝先生善鼓瑟齊國好吹竽揉竽入齊人雅鄭亦殊臨川集 世好競辛鹹古味殊淡泊歐公集 古貨今難賣花開少年事不入老夫目同上 學古居今持方入圓同上 君子小人如冰炭決不可以同器東坡答黃魯直書 不應太玄草晞價咸陽市山谷 古來賢達人不爭咸陽市 落落與時

背山谷詩

强不敵衆

史張儀說趙曰大王收率天下以擯秦秦兵不敢出函

谷關通鑑周赧王十五年

傳記麋鹿成羣虎豹避之飛鳥成列鷹鷲不擊說苑劉裕

謂沈田子曰猛獸不如羣狐卿等十餘人何懼王鎮惡

通鑑晉安

集猛虎雖云惡亦各有朋儕羣行深谷間百獸望風低

自矜無當對氣性縱以乖四儕四散走猛虎還孤棲狐鳴聞四旁烏鵲從噪之出逐猴入居虎不知所歸誰云猛虎惡中路正悲啼豹來銜其尾熊來攫其頤猛虎死不辭但慙前所為韓文

因文致窮

集相如逸才親滌器子雲識字終投閣杜詩但看古來盛名下終日坎壈纏其身　本責文為活翻令室倒懸

文章憎命達杜詩詩人多蹇如陳子昂杜甫各授一拾遺

而迹剝至死李白孟浩然不及一命窮悴終身近日孟郊六十終協律郎張籍五十未離一太祝白樂天愛詩愛酒愛琴客多賤多愁多苦辛中散步兵終不貴孟郊張籍過於貧同上詩人多蹇厄　文士多數奇詩人尤命薄方知自殘者為有好文章　不用更教詩過好折吾官職是聲名同上六經作孔子削跡不粒矣孟子迷子輿坎坷齊魯矣馬遷以史記禍楊雄以太玄法言窮杜甫李白王江寧皆相望於窮者也孫可之文吾聞淫畋漁者謂

之暴天物天物既不可暴又可擿刻削露其情狀乎使
自蒯卵至於槁死不得隱伏能不致罰耶長吉死東野
窮玉谿生不掛朝籍而死正坐是哉陸曾望 倚詩為活計
從古無多肥孟東野
本朝至於文人其窮也固宜勞心以耗神感氣以忤物
未老而先病無惡而得罪鮮不以文者東坡郎茂誠詩集序 詩人
例窮蹇秀句出寒餓東坡詩 騷人長負一秋悲 詩人固
長貧 古來百巧出窮人 詩從肺腑出出輒愁肺腑

並同上好衣不近節士體粱肉似怕腹中書魯直管城子無食肉相同上

因才取禍

子夫柤棃橘柚果蓏之屬實則熟剝則辱大枝折小枝泄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故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夭自掊擊於世俗者也物莫不若是莊子人間世豐狐文豹棲於山林伏於巖穴靜也然且不免於網羅機辟之患者其皮為之災也莊子山林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

之漆可用故割之同上直木先伐甘井先竭山木吳王浮于江登乎狙之山有一狙焉委蛇攫抓見巧乎王王射之敏給搏捷矢王命相者趨射之狙就死王顧謂其友顔不疑曰之狙也伐其巧恃其便以敖予以至此殛也戒之哉並雜篇莊子强自取柱柔自取束荀子質的張而弓矢至焉林木茂而斧斤至焉同上其文好者身必剥其角美者身見殺文子鐸以聲自毁膏燭以明自爍故子路以勇死萇弘以智困淮南子翠飾羽而體分象美牙而身喪蚌懷

珠而致剖蘭含香而遭焚金樓子翠以羽自殘龜以智自害若欲翠歛翮於剛丘之林則解羽之患永脫龜曳尾於暘谷之泥則鑽灼之悲不至列子山狙見巧終必招害含奇佩美銜異露才者未有不以此傷性毀命者也同上鳴鐸以聲自毀膏燭以明自消文中子

史子產曰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左襄二十四賈生以為漢興當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興禮樂悉草具其事悉更秦之法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國其說皆自賈生

發之絳灌之屬盡害之天子乃以為長沙王太傅史記本傳

屈原博聞強識明於治亂為憲令草藁未定上官大夫欲奪之平不與因讒之王怒疏平作離騷既疏不復在位頃襄王立遷之江南史記同上

吳起相楚明法審令捐不急之官廢公族疏遠者以撫養戰鬬之士要在強兵破馳說之言從横者南平百越北并陳蔡却三晉西伐秦楚之貴戚盡害吳起史記同上

勇畧震主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史淮陰傳

楊脩有俊才為丞相曹操主簿嘗出行籌

操有問外事乃逆為答記勑守舍兒若有令出依此通之既而果然操怪其速廉之知狀忌脩後因事殺之後漢

薰以氣自燒膏以明自銷西漢兩龔傳

傅記𪞝錯以智死漢書桓譚傳　姦人多才未必不為患故鄧舒以俊死而鄧析以辨亡漢書桓譚傳　姦人折枝膏腴壞骨

文心雕龍　清受塵白受垢青蠅所汚常在練素論衡　有高世之功者必負遺俗之累有獨知之慮者必被庶人之怨戰國策

天寶中劉希夷王昌齡祖詠張若虛孟浩然常建李

白杜甫雖有文名俱流落不偶恃才浮誕而然也明皇雜錄

木摧於秀蘭燒以薰晉書安平王孚贊

集行高於衆人必非之文選李蕭遠運命論木秀於林風必摧之

堆出於岸流必湍之同上咸美羽以豐肌孔翠故無罪而皆

斃徒銜蘆以避繳終為戮於此世蒼鷹鷙而受緤鸚鵡

慧而入籠張華鷦鷯賦蘭薰而摧玉縝則折物忌堅芳人諱

明潔選祭屈原文薰膏自消鑠唐文粹麝懷香以賈害狙伐巧

而招射象之有齒以焚其身魚之貪餌必懸其鱗同上

子胥既弃吳江上屈原終投湘水濵陸機雄才豈自保李斯稅駕苦不早華亭鶴唳詎可聞上蔡蒼鷹何足道李太白

漆有用而割膏以明自煎杜詩有味之物蠹蝕必生有才之人讒言必至劉賓客

老龜被刳腸不如無神靈白樂天

多材非福祿薄命是聰明同上

因知早貴多才子不得多時在世間同上

膏明自爇緣何事士脩而謗興德高而毀來韓文

凡物之生不願為材犧尊青黃乃木之灾韓公

寳玉忌出璞出璞先為塵松栢忌出山出山先為柳子厚

薪孟東野木直先自寇石堅亦他攻張九齡玉堅而折膏明自焚齒由剛折膏為明鑠同上本朝山雞照綠水自愛一何愚文采為世用適足累形軀臨川集木有瘿石有暈犀有通以取妍於人皆物之病也東坡膏明蘭臭俱自焚象牙翠羽殘其身同上

因言取禍

經禍從口出易頤卦正義惟口起羞書說命中匪舌是出維躬是瘁詩口費而煩易出難悔易以溺人記緇衣君子溺於口

同上溺口舌所發也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語

牛多言多敗口是禍之門也家語語及所匿之事如此者身危矣韓子言有名禍荀子傷人之言深於矛戟同上禍莫大於多言文中子言怪則招憂揚子口舌者患禍之宮亡滅之府也家語言失之害非惟鋒刃列子

史叔向曰小人之言僭而無證故怨咎及之左昭八晉伯宗每朝其妻必戒之曰子好直言必及於難後晉三郤害伯宗左成十五三家以國人圍而灌之城不浸者三版民

無叛意智伯行水曰吾乃知水可以亡人國也桓子肘康子康子履桓子之跗以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也趙襄子夜使人決水灌智伯軍智伯軍救水而亂遂殺智伯通鑑互見自納敗缺

昔者鄭武公欲伐胡乃以其子妻之因問羣臣吾欲用兵誰可伐者關其思曰胡可伐乃戮關其思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史韓非傳

過誤失言文吏躡辱西漢文三王傳

口語致罪漢書

李陵降匈奴上問太史令司馬遷盛言陵事親孝與士信奮不顧身

以徇國家之急今舉事一不幸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誠可痛也上以遷誣罔為陵游說下遷腐刑西漢李陵傳僕以口語遭此禍重為鄉黨戮汙辱先人同上司馬遷傳張敞掾絜舜私歸其家曰五日京兆耳安能復案事敞聞舜語收繫獄死通鑑漢宣紀連率韓博上言有奇士長丈大十圍來臣府曰欲奮擊胡虜自謂巨無霸出於遂萊軺車不能載三馬不能勝卧則枕鼓以鐵箸食此皇天所以輔新室也願迎之京師門戶不容者開高大之

以視百蠻鎮安天下博意欲以風莽莽聞惡之召霸在所更其姓曰巨毋氏謂因文毋太后而霸王符也徵博下獄以非所宜言棄市西漢王莽傳言者不蒙延納之福旋被陷破之禍今皆杜口結舌以臣為戒東漢蔡邕傳董卓誅蔡邕在司徒王允坐殊不意言之而歎有動於色允勃然斥之收廷尉治罪邕遂死獄中同上蔡邕曰夫君臣不密上有漏言之戒下有失身之禍願寢臣表無使盡忠之吏受怨姦仇章奏帝覽而歎息因起更衣曹節於後

竊視之悉宣語左右事遂漏露其爲邕所裁黜者側目思報通鑑漢靈紀以言獲罪同上竇融與隗囂書云

袁紹復說何進曰前竇武欲誅内寵而反爲所害者但坐言語漏泄陳琳曰諺稱掩目捕雀夫微物尚不可欺以得志況大事乎同上漢獻紀

許攸恃功驕慢嘗於衆坐呼曹操小字曰某甲卿非我不得冀州也操笑曰汝言是也然内不樂後竟殺之同上

孔融以對孫權使有誹謗之言坐棄市東漢

帝游後園曲宴極樂郭夫人請延皇后帝弗許因禁左右使

不得宣后知之明日謂帝曰昨日游宴北園樂乎帝以左右泄之所殺十餘人賜后死（通鑑三國魏明紀）嵇康與山濤書自説不堪流俗而非薄湯武司馬昭聞而怒之遂殺康（同上晉元紀）周顗曰今年殺賊奴取金印如斗大係肘王導甚銜之顗為王敦所害（晉書周顗傳）初拓跋窟咄之伐珪也莫題以珪年少潛以箭遺窟咄曰三歲犢豈能勝重載耶珪心銜之至是使人以箭示題而謂之曰三歲犢果何如題父子對泣詰朝廷斬之（通鑑晉安紀五）

入不可淺量

秦王

隮性剛峻或謂隮曰董君貴幸無比公宜小降意接之隮曰董龍是何雞狗而令國士與之言乎會有天變龍言於秦主生曰今天譴甚重宜以貴重臣應之乃殺王隮謂之曰今日復敢比董龍雞狗乎同上晉哀紀　太子素惡西昌侯鸞嘗謂子良曰我意中殊不喜此人不解其故當由其福薄故也及鸞得政太子子孫無遺焉齊高宗紀多言多釁梁武紀　賀若弼怨望上下弼獄謂之曰我以高熲楊素為相汝每昌言曰此二人惟堪啗飯耳是何意也

隋高祖紀賀若弼父敦臨刑呼弼曰吾志欲平江南然此心不果汝當成吾志且吾以舌死汝不可不思因引錐刺弼舌出血戒以謹口隋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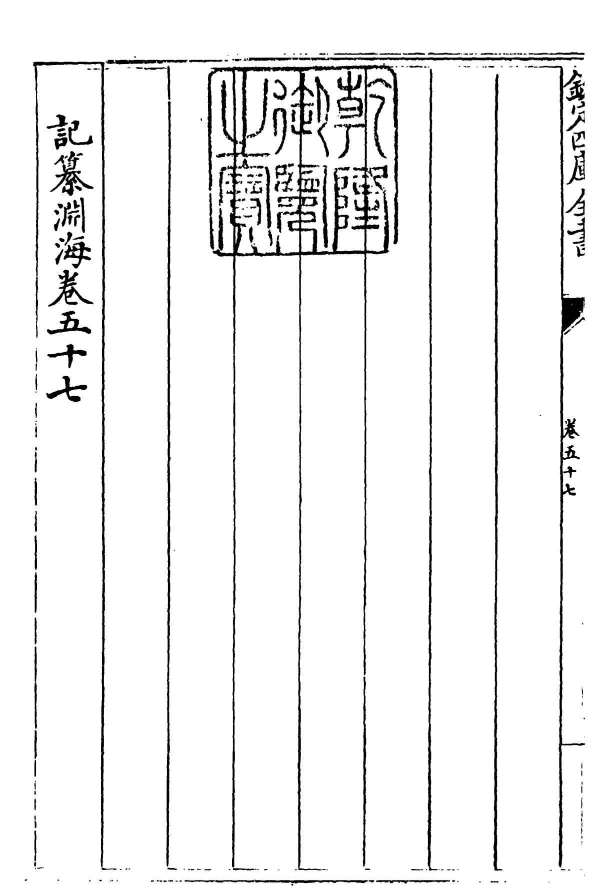
獨安恒矜高好奇太子重俊之誅武三思也安恒自言此我之謀太子敗或告之伏誅新唐書

通鑑唐中宗國家大事嫌不當位而言實有罪故作罪言杜牧

杜甫嘗醉登嚴武牀瞪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銜之一日欲殺甫集吏於門武將出冠鉤於簾三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新唐書杜甫傳

傳記言失者身棄　出言不當反自傷也說苑

集鶻鳴聲楂楂烏噪聲擭擭爭鬭庭宇間持身博彈射韓文幕中之辨人反以汝為叛臺中之評人反以汝為傾汝不懲耶而呶呶以害其生耶同上言箴言既我禍即無以掩其辭能不羅其失者亦鮮矣言解好盡言以招人過國武子之所以見殺於齊也諫臣論互入取禍並韓文不擇言以危肆兮固羣禍之際也柳懲咎賦一言成痾智不能明劉賓客口兵之起其刑劇焉同上智伯失灌水之言白帖



記纂淵海卷五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記纂淵海卷五十八

詳校官中書臣佘日煥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臣吴裕徳

謄録監生臣范墉

記纂淵海卷五十八

宋 潘自牧 撰

論議部

因事思人

經君子聽鐘聲則思武臣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聽琴瑟之聲則思志義之臣聽竽笙簫管之聲則思畜聚之臣聽鼓鞞之聲則思將帥之臣 記樂記

史越子使后庸來聘且言邾田封于駘上盟于平陽三

子皆從康子病之言及子贛曰若在此吾不及此夫武伯曰固將名之文子曰他日請念左哀二十七越敗吳遷吳王夫差於甬東予百家居之吳王曰孤老矣不能事君王也吾悔不用子胥之言自令陷此史記吳世家家貧則思良妻國亂則思良相史魏世家上至廣武赦劉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通鑑漢高紀張敞免為庶人亡命數月京師吏民解弛枹鼓數起而冀州部中有大賊天子思敞功效使使者即家在所名敞敞身被重劾及使者至妻子

家室皆泣惶懼而敞獨笑曰吾身亡命爲民郡吏當就捕今使者來此天子欲用我也裝隨使者詣公車天子引見敞拜爲冀州刺史敞到部盜賊屏迹同上漢宣紀潁川盜賊羣起河東守兵亦叛京師騷動帝聞之言吾悔不用郭子横之言同上漢光武紀馬援南擊交趾從容謂官屬曰吾從弟少游常哀吾慷慨多大志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致求盈餘但自苦耳當吾在浪泊西里閒下潦上霧毒氣薰蒸仰視飛鳶跕跕墮水中卧念少游平生

語何可得也（後漢本傳）漢王伐吳而敗時法正已卒亮歎曰孝直若在必能制主上東行就使東行必不傾危矣（通鑑）

（三國）王獻之兄弟自郗超未亡見愔常躡履問訊甚脩舅甥之禮及超死見愔慢怠屐而候之愔每慨然曰使嘉賓不死鼠子敢爾耶（晉書郗超傳愔超父也互入炎涼）

宋文帝曰檀道濟若在豈使胡馬至此（通鑑宋紀）

吳已平羣臣上壽帝執爵流涕曰此羊太傅之功也（同上晉武太康元年）

突厥圍鴈門煬帝歎曰向使長孫晟在不令匈奴至此（隋書）

劉行本太子少

庶子太子勇虛襟敬憚後卒及太子廢上曰劉行本在勇當不及於此

元嵒為蜀王長史後王漸以非法得罪上曰元嵒若在吾兒豈有是乎同上

張九齡奏安禄山有逆相請因罪戮之上放歸九齡既死上皇在蜀思九齡之先覺詔哀贈唐書

征高麗班師上以不能成功深悔之歎曰魏徵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命馳驛祀徵以少牢復立製碑名其妻子詣行在勞賜之通鑑唐太宗

刑部郎中闕上曰朕得其人矣往者李道裕議張亮獄云反形

未具此言當矣朕雖不從至今悔之遂以道裕為刑部郎中同上李沆先識丁謂之奸及謂用事排擯正人王旦嘆曰李文靖真聖人本傳

傳記祭遵死後每朝會上常歎曰安得奉公憂國如祭征虜者東觀漢紀

集霖雨思賢佐丹青憶老臣杜詩因詠霜雪句永懷鸞鶴姿白樂天徽績空存書旗常而播美音容不見聽鼙鼓以增思同上聞鼓鼙而憶名將鑒丹青而思老臣李文饒湘竹

舊班思帝子江蘺初綠哀騷人劉長卿

本朝韓魏公死士大夫歎曰天何不為我留歐陽公為魏公作誌文而後死也韓魏公別錄

盧仝韓愈不在此彈壓百怪無雄文歐公集

困難見人

經萬夫之長可以觀政書咸有一德

風雨思君子也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風雨如晦雞鳴不已詩風雨

觀其器而知其工之巧觀其發而知其人之知記禮器

歲寒然後

知松柏之後彫也語子罕子不容然後見君子家語互見不苟合及道大不容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老子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卒然問焉而觀其智急與之期而觀其信醉之以酒而觀其量雜之以處而觀其色臨之以危而觀其節莊子養生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孟子離婁下窮觀其所為達觀其所與列子貧則見廉富則見義生則見愛死則見哀尹鄧子脩

身歲不寒無以知松栢事不難無以知君子荀子大畧舟覆乃見善游馬奔乃見良御淮南子說訓林如鍾山之玉寒嶺之松比之璠珉梓栩無殊也及其燒以爐炭三日而色潤不改處於積冰終歲而枝葉不彫然後知其異於他玉衆木也列子

史李克曰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史魏世家互見致察舉世混濁清士乃見史記伯夷傳肥義曰正臣難至而節見忠臣累至而行明同上

趙世家

淮陰黥布等皆已誅滅而何之勲爛焉蕭何世家天下昏濁忠臣乃見魏王豹傳狗盜雞鳴孟嘗君列此二人於賓容盡羞及有秦難卒此二人救之孟嘗君傳互入彙收並蓄已上並史記

劇孟博徒母死客送喪千餘乘此亦有過人者西漢袁盎傳不遇盤根錯節何以別利器後漢虞詡傳

王祥之覺奔赴者非朝廷之賢則親戚故吏而已門無雜吊之賓晉書本傳

王湛曰直行平路何以別馬唯當於蟻封晉紀鄧粲傳

唐李夷簡彈楊憑坐貶臨賀尉徐晦獨至藍田與別後夷簡薦晦

為御史晦曰平生未嘗望公顏色公何從而取之夷簡曰君不負楊臨賀肯負國乎（通鑑互見徇公忘私）當一生一死間而後見其節（唐元德秀傳）疾風知勁草板蕩識誠臣（唐太宗賜蕭瑀詩見本傳）李世勣常侍宴上從容謂曰朕求羣臣可托孤者無以踰公公往不負李密豈負朕哉（通鑑唐太宗）馬文舉曰不遇勍敵何以顯壯士（同上）

集寧知霜雪後獨見竹栢心（江淹詩）時危見臣節世亂識忠良（選鮑明遠詩）扶顛始知籌策長（杜詩）蹕騷之際鯁亮彌彰

劉賓客　火後見琮璜霜餘識松栢同上　士窮乃見節義韓文　雨晦識雞鳴之信風高見隼擊之威白樂天　磨涅始彰其堅白杜牧之　微風但覺杉香滿烈日方知竹氣寒吕和叔文　不有百鍊火孰知寸金精孟東野互見是真難滅　破松見貞心裂竹看直文唐文粹　天若無雪霜青松不如草地若無山川何人重平道唐于濆詩　衆木盡揺落始見竹色真孟東野詩互見事物相形　本朝揮毫更想能一戰數窘乃見詩人才臨川集　馬之在厩也駑驥雜處飲水食芻嘶鳴蹄齧求其所以異者蔑

矣及其引重車取夷路不屢策不煩御一頓其轡而千里已至矣當是時驚馬並驅則雖傾輪絶勒敗筋傷骨不舍晝夜而追之遼乎其不可以及也臨川文得路方知異日心東坡詩萬木歲寒配喬松於巨栢衆星夜艾凛明月於長庚東坡賀林待制啓火數四百炎靈消誰其代者當塗高窮姦極酷不易取始知文景基局窄同上古硯歌欒布惟不廢彭越之命故高祖知其賢李勣惟不利李密之地故太宗許其義欒城集受人恩而不忍負者其為

子必孝為臣必忠鳴道集不經大火燒孰得真黃金欒城集

請觀風急天寒夜誰是當門定脚人邵堯夫詩

因事長智

經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知困然後能自强也學記記

子孔子欲以顔狀取人也於滅明改之矣欲以言辭取人也於宰我改之矣欲以容貌取人也於子張改之矣家語

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人恒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孟子告子下

之有德慧術智者恒存乎疢疾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孟子盡心下 晉公子重耳霸心生於曹越王勾踐霸心生於會稽齊威公小白霸心生於莒荀子 老子學商容見舌而知守柔矣列子學壺子觀景柱而知持後矣淮南子繆稱訓注先有形而後有影 堯遭洪水而貴陸湯大旱而重水淮南子

史蘇高彊曰三折肱知為良醫左定十三年見履而後知 高宗遭鳴雉之戒飭己正道享百年之壽西漢杜欽傳 木不生庭太戊

無以隆雉不鳴鼎武丁不為宗晉書郭璞傳

集九折臂而成醫楚辭三折乃良醫劉賓容

因人而重

經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詩甘棠

子無仲尼則西山之餓夫與東國之絀臣惡乎聞揚子連

城之璧瘞影荊山夜光之珠潛輝鬱浦玉無翼而飛珠

無脛而行揚聲於章華之臺炫燿於綺羅之堂者蓋人

為之舉也列子柳下惠不遇仲尼則貞潔之行不顯未免

於三黜之臣季布不過曹丘則百金之諾不揚未離於凡虜之人同上

史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烏能施於後世哉史記伯夷傳

毛先生遂一至楚使趙重於九鼎大呂同上平原傳

庚秉游學宮為諸生傭後能講誦自以卑第每處下坐諸生博士皆就讐問之由是學中以下坐為貴後漢本傳

河南尹羊陟謁造趙壹言談至曛夕極歡陟乃與司徒袁逢共稱薦之

名動京師士大夫想望其風采同上趙壹傳阮籍見張華鷦鷯賦曰王佐才也由是聲名始著晉書左思作三都賦成人未之重思以示張華深稱賛之兼作序豪貴競寫都下為之紙貴晉書許詢移居臯屯之嵓常與沙門支遁及謝安石王羲之等同遊往來今臯屯呼為許度嵓　謝安有盛名時人愛慕有罷縣還安問其歸資荅曰有蒲葵扇五萬安乃取其中者握之士庶競市價增數倍晉書揚雄作太玄晚遭陸績玄道遂明王長文傳王導為司徒時

帑藏空竭庫中惟有練數千端鬻之不售乃與朝賢俱制練布單衣於是士人翕然服之練遂涌貴主者出賣端直一金其為時所慕如此　王羲之見一姥持六角扇賣之羲之書其扇各為五字姥初歎惋因謂姥曰無苦但言是王右軍書以求百金價姥如言人競買之已上晉書

傳記人有市駿馬者三旦立市人莫之知伯樂一顧之一旦而馬價十倍戰國策　郭林宗游洛陽始見河南尹李

膺膺大奇之遂相友善於是名震京師郭林宗別傳慈廉江者昔有李祖仁居此兄弟十人並慈孝廉讓因此名江交州記梁顧總始為縣吏一夕遇二人稱是王粲徐幹云昔與公同舟公劉楨也乃誦其遺文總悟以遺文數篇投令令待之甚厚時謂死劉楨猶庇得生顧總太平廣記士非玉璧談者為價物理論互見求援白樂天以詩謁顧況因為延譽聲名大振幽閒鼓吹集昔歐冶改視鉛刀易價伯樂所盼駑馬百倍文選曹植表

夜光之壁顯價於和氏之肆千里之足定功於伯樂之庭（藝文類聚載應璩薦和慮則牋）一經品題便作佳士（李白）一顧之隆駘足逾於仙鹿片言之重魚目軼於靈蛇（駱賓王）一言之譽東陵侔於西山一面之榮鄭璞踰於周寶（王彥升文集序互見感謝）昔虞阪之上逸驥與駑駘俱疲吳竈之中孤桐共樵薪並爨遇王良伯喈遂騰聲於千古此詩若不遇王君乃數十張故紙耳（唐韋縚作孟浩然集序處州本王君名士源天寶中獲孟浩然文集士源為之序）宋廣平之沉下僚蘇公味道為使者廣平投以梅花賦

藉盛稱之自是方列于聞達人之目由是知英賢犖犖可外文字猶用片言借說於先達之口席其勢而後驤首當時矻碌碌者疇能自異劉賓客互見求援夫美不自美因人而彰蘭亭不遭右軍則清湍脩竹蕪沒於空山矣柳文本朝鵝毛贈千里所重以其人歐公峴山臨漢上望之隱然蓋諸山之小者而其名特著於荆者豈非以其人哉其人謂誰羊祜叔子杜預元凱是也峴山亭記溫公營獨樂園在洛中諸園最為簡素人以公之故故春時必遊鳴道

集丘入生理門園池類

黃叔度澹然無作郭林宗一言至今以為顏子叔度之賢無一見於外者而後世猶信徒以林宗之重東坡謝太保撰先人墓碣書

因惡累美

經令衆人之命儒也妄常以儒相詬病記儒行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語泰伯

子西子蒙不潔人皆掩鼻而過之孟子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為不熟不如荑稗同上告子下檠水正錯而勿動則湛

濁在下清明在上足以見鬚眉而察理微風過之湛濁動乎下清明亂於上則不可以得大形之正也（荀子蘭槐之根是為芷其漸之滫君子不近（同上勸學篇注滫溺也）水之性清所以濁者土渾之也林之情靜所以動者風揺之也人之心正所以邪者欲眩之也（劉子）河水欲清沙壤穢之（淮南子）

史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左傳）莠盛苗穢何不鋤也（西漢嚴延年傳）忠如鷙拳信如卞和智如孫臏冤如卷伯才如史

遷達如子政一離刀鋸沒世不齒東漢郭泰傳涇以渭濁同上賈彪傳山有朽壤雖大必虧木有蠹蟲其榮易落唐史臣元宗贊集聯蕙芷以為佩兮過鮑肆而失香楚辭資高明之質而未免卑濁之累選吊文青蠅一相點白璧遂成冤陳子昂集本朝君子小人如冰炭決不可以同器若兼收並用則小人必勝薰猶雜處終必為臭東坡富鄭公神道碑性之有喜怒猶水之有波否曰湛然平靜如鏡者水之性也及過沙石或地勢不平便有湍激或風行其上便為波濤洶湧

此豈水之性哉鳴道集

因麤見精

子故雖有珉之彫彫不若玉之章章荀子百星之明不如一月之光十牖畢開不如一戸之明淮南子豹裘而雜不若狐裘而粹同上

史趙良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史記商君傳鷙鳥累百不如一鶚孔文舉薦禰衡表一見西漢鄒陽傳玉以礫貞東漢賈彪傳

傳記張巨魚者垂其千鈞而得之在於一筌捕高鳥者

張其萬罝而獲之由一目史通

集雀喧知鶴靜高達夫

因精見麤

經若峀之有莠若粟之有秕書仲虺之誥

子飲玉粕則知漿荇之薄味抱朴子

集虎豹之文炳於犬羊鸞鳳之音鏘於烏鵲金玉之光

炫於瓦石皇甫湜互見事物相形

因術累已

子失人惟恐不傷人孟子

吏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

通鑑漢宣紀

魏時淩雲殿榜未題而匠者誤釘之不可下乃使韋仲將懸磴書之比訖鬢髮盡白裁餘氣息

見其勢使然

還語子弟宜絶此法晉王獻之傳

秦王苻生夜食棗多旦而有疾名太醫令程延使診之延曰陛下無他疾食棗多耳生怒曰汝非聖人安知吾食棗遂斬之通鑑晉哀紀

太宗與侍臣泛舟春苑苑池見異鳥容與波上悦之詔坐者

賦詩而召閻立本侔狀閤外傳呼畫師立本是時已為主爵郎中俯伏池左研丹粉望坐者羞悵流汗歸戒其子曰吾少讀書文辭不減儕輩今獨以畫見名與廝役等若曹慎毋習 唐本傳

本朝昔閻立本始以文學進身卒蒙畫師之耻 東坡書吳道子畫後

自相矛盾

經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

不友于弟書五見無情

宋人有鬻矛楯者譽之曰吾楯之堅物莫能陷也又譽其矛曰吾矛之利於物無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楯何如其人弗能應也韓非子使人之子孫自賊其父母也肖子為人父而權其子縱利如子何楊子斷根以續枝割背以裨腹抱朴子山生木反自刻木生蠹反自食人生事反自賊淮南子

史楚昭王曰除腹心之疾而置諸股肱何益左傳昔高辛

氏有二子長曰閼伯季曰實沈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左傳助秦自攻史虞卿傳劉向受穀梁春秋其子歆乃大好左氏傳以左丘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羊穀梁七十子後傳聞之與親見其詳畧不同歆數以難向向不能非閒也前漢書李固曰刻割心腹以補四支東漢本傳魏曹冏曰猶芟刈股肱獨任胸臆觀者為之寒心通鑑三國志刖趾適屨刻肌傷骨魏志借子之矛刺子之楯晉天文志唐高祖謂侍臣曰刻民以奉君猶割肉以

充腹腹飽而身斃通鑑唐紀

傳記漢書孝成紀贊曰成帝善脩容儀升車正立不內顧臨朝淵嘿尊嚴若神可謂穆穆有天子之容貌矣又五行志曰成帝好微行選私奴客十餘人自稱富平侯或乘小車御者偕騎出入由斯而言則成帝微服嫚遊烏集無度雖外飾威重內肆輕薄人君之望不其缺如觀孟堅紀志所言前後自相矛盾者也史通班固稱項羽弒義帝自取滅亡又云于公高門以待封嚴母掃地以

待喪如固斯言則深信夫天怨神怒福善禍淫者矣至於其賦幽通也復以天命久定非理所移故善惡無徵報施多爽斯則同理異說前後自相矛盾者焉（同上）

集昆弟自相傾（韋應物集）肝膽反為賊（文粹）

自相背馳

經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易）其車既載乃棄爾輔（詩）

予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濕而居下也（孟子 互入明知故犯）惡死亡而樂不仁是猶惡醉而強酒（同上）猶欲其入而閉之門

也（同上）猶立枉木而求其影之直也（荀子）欲壽而刎頸（同上）伏而咶天救經而引其足（經縊也引其足愈急也）愈務而愈遠（同上）欲滅跡而走雪中（淮南子）譬如拯溺錘之以石救火投之以薪（尹鄧子）病熱而强之以餐救暍而飲之以寒救經而引其索拯溺而授之石欲救之反為惡（淮南子說林訓）披裘而扇（淮南子）

史今有二命其誰不解體（左傳）猶治絲而棼之也（左傳互見蹤急）

首尾衡決（西漢賈誼傳）行危而求安造禍而求福（史荆軻傳）濁其

源而求其清流前禮樂志是猶紲韓盧而責之獲也班固傳時成帝無嗣政由王氏劉向遂上封事極諫王氏與劉氏不並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向卒子歆王莽舉為侍中王莽持政留歆為右曹建平元年改名秀及王莽簒位歆為國師西漢本傳互入不克紹猶郤行而求及前人也楚元王傳欲湯之滄音愴悽愴之愴寒也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枚乘傳譬猶抱薪而救火同上狐白之裘而反衣之也匡衡傳互見愚暗前漢自吉至崇皆好車馬衣服其自奉養極為

鮮明而亡金銀錦繡之物及遷徙去處所載不過橐衣天下服其廉而怪其奢前漢王吉傳陳琳曰掩目捕雀通鑑劉炫曰相期高於周孔相待下於奴僕三國蜀志互見自相背馳郄愔遺桓溫牋欲共奬王室請督所部出河上愔子超爲溫參軍取視寸寸毀裂乃更作愔牋自陳非將帥才不堪軍旅老弱乞閑地自養勸溫并領已所統通鑑晉海西公紀互見趨向不同將適越者指沙漠以遵途欲登山者涉舟航而覓路所趣逾遠所向轉難南北倍殊高下相反求其至也

不亦難乎晉武紀如室斯構而去其鑿契如水斯積而決其隄防如火斯蓄而離其薪燎也晉書于令升總論崔浩性不好莊老之書每讀不過數十行輒棄之非毀佛法因欲脩服食養性術天師寇謙之有神中籙圖新經因師事之北史本傳張九齡與嚴挺之蕭誠善挺之惡誠佞勸九齡謝絕之九齡忽獨念曰嚴太苦勁然蕭軟美可喜方召蕭李泌在旁率爾曰公起布衣以直道至宰相而喜軟美者者乎唐書李泌傳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長同上魏徵

傳迂訪道之車築禮神之館棲心玄化物色幽人將致仙於大庭欲希蹤於姑射於是削浮圖之法懲游惰之民志欲矯步丹梯求珠赤水徒見蕭衍姚興之謬學不悟秦皇漢武之非求蓋惑於左道之言偏斥異方之説舊唐書武宗紀論

武宗奮然除去浮圖之法而躬受道家之籙服藥以求長生新唐書本紀

集絆良驥之足而責以千里之任檻猿猴之勢而望其巧捷之能吳季重書猶適于南而北轅其到也無日矣唐文粹

北轅適楚圓鑿方枘　北轅適楚　南轅適晉　猶航斷港絶潢以望至於海也唐文粹

疑似相亂

經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書仲虺之誥　互入因精見麁惡徼以為智者惡不孫以為勇者惡訐以為直者論語夫樂者與音相近而不同樂記記

子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

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孟子盡心　若初真得鹿妄謂之夢真夢得鹿妄謂之實列子　懦弱易奪似仁而非悍戇好鬬似勇而非荀子　白石似玉姦佞似賢抱朴子　魯人縫掖實非儒行東郭吹竽而不知音列子

史孔子過匡匡人以為陽虎陽虎嘗暴匡人匡人止孔子孔子狀類陽虎拘五日史記孔子世家　陳遵字孟公時列侯有與遵同姓字者每至人門曰陳孟公坐中莫不震動既至而非因號其人曰陳驚坐云西漢本傳　杜欽字子夏少

好經書家富而目偏盲茂陵杜鄴與欽同姓字俱以材能稱京師故衣冠謂欽為盲杜子夏以相别欽惡以疾見詆迺為小冠高廣財二寸由是京師謂欽為小冠杜子夏而鄴為大冠杜子夏云西漢本傳市虎成於三夫孝子疑於屢至後漢蔡謨初渡江見彭蜞大喜曰蟹有八足加二螯令烹之既食吐下委頓方知非蟹後詣謝尚而說之尚曰卿讀爾雅不熟幾為勤學死晉書傳記夫以曾參之賢與其母之信也而三人疑之則慈

母不能信也戰國策物多相類而非也幽莠之幼也似禾驪牛之黄也似虎白骨疑象碔砆類玉此皆似之而非者也同上相玉者患石似玉呂氏春秋魯有兩曾參趙有兩毛遂昔南曾參殺人見捕人告北曾參母母見以疑野人毛遂墜井而死客以告平原君平原君曰嗟乎天喪予矣既而知非平原君客西京雜記陳國張伯喈弟仲喈婦炊於竈下至井上謂伯喈曰我今日粧好否伯喈曰我伯喈也婦大慙愧其夕將伯喈到更衣婦復逐牽其背曰

今旦大誤謂伯諧為卿荅曰我故伯諧也風俗通

集若青蠅之偽質偽猶變也蠅變白使黑變黑使白楚辭衆偽冒真文選毛

遂不墮井曾參不殺人虛言誤公子投杼惑慈親李白似

錦言應巧如絲數易欺元微之人之至信者心目也天性

者父子也不惑者聖賢也然而於竊鈇而知心目之可

亂於掇蜂而知父子之可間於拾煤而知聖賢之可疑

劉賓客積異以生疑積疑以生惑白樂天外容閑暇中心苦

似是而非誰得知白樂天鷺鷥詩祥禽之類凡羽而凡羽混之

神芝之類腐菌而腐菌混之嘉蕙之類棼芴而棼芴混之唐文粹

本朝聞之曰人之至信者心目也相親者母子也不惑者聖賢也然至於竊鈇而知心目之可亂於投杼而知母子之可疑於拾煤而知聖賢之可惑東坡辨試館職策問孔子

事物相形

子乎貢結駟連騎以造原憲衣冠敝子貢慙家語好女之色惡者之孽也荀子

史文帝常病癰鄧通常爲帝唶吮之太子入問病帝使唶癰而色難之已而聞通常爲帝唶吮之心慙（史佞幸傳）

美女入室惡女之仇（史記外戚世家）

上自勞軍至灞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已下送迎已而之細柳不得入使使持節入帝曰此真將軍耳灞上棘門軍若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史周勃世家）

王蠋布衣義不北面於燕況在位食祿者乎（史田單傳後）

張安世長子千秋與霍光子禹俱爲中郎將將兵隨度遼將軍范明友擊烏桓謁大將軍光問千

秋戰鬬方畧山川形勢千秋口對兵事畫地成圖無所忘失問禹禹不能記曰皆有文書光由是賢千秋以禹為不才漢書

魏明帝使后弟毛曾與夏侯玄共坐時人謂之蒹葭倚玉樹㤗初如朗月入懷魏志

王濟雋爽有風姿每見衛玠輒歎曰珠玉在側覺我形穢晉書本傳

潘岳美姿儀常出婦人遇之者皆連手縈繞投之以果時張載甚醜每行小兒以瓦石投之委頓而反晉書潘岳傳互見所遇不同

阮咸與籍居道南諸阮居道北北阮富南阮貧七月七日

北阮盛曬衣服皆錦纈粲目咸以竿挂大布犢鼻於庭人或怪之答曰未能免俗聊復爾耳晉本傳時人謂道子為東錄元顯為西錄西府車騎填湊東第門可張羅通鑑

晉恭帝禪位于宋祕書監徐廣流涕哀慟侍中謝晦謂之曰徐公得無小過廣曰君為宋朝佐命身是晉室遺老悲歡之事固不可同通鑑晉安紀

文德皇后之葬段志玄與宇文士及分統士馬守章武門太宗夜使宮官至將軍所士及開營納使者志玄閉門不納傳使者至曉太

宗曰此真將軍也唐書亙見紀律姚崇常有子喪謁告十餘日政事委積盧懷慎不能決惶恐入謝於上上曰朕以天下事委姚崇以卿坐鎮雅俗耳崇既出須臾裁決俱盡通鑑唐玄宗

傳記陳遵關西大俠友人喪遵親為護喪事贈助甚厚王丹乃懷縑一疋陳於主人之前曰如丹此縑出自機杼遵聞而有慙色東觀漢紀中宗嘗名宰相蘇瓌李嶠子進見上曰宜意所通盡奏𩒹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

嶠予迹進曰靳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上曰薇瓌有子

李嶠無兒松窗雜錄冥鴻跡在煙霞上燕雀休誇大廈梁綺言

雜錄

集見西施之容歸憎其貌楊德祖箋西施出帷嫫毋侍側吳季重書

南鄰擊鍾磬北里吹笙竽寂寂楊子宅門無卿相輿左太冲詠史詩

虎豹之文炳於犬羊鸞鳳之音鏘於鳥鵲金玉之光炫於瓦石皇甫湜互見因粗見精

無貴賤不悲無富貧亦足杜詩

衆星羅青天朗者獨有月李白互見分量不同

二十漸乘張清溝

眏汙渠三十骨骼成乃一龍一豬韓文冬之為候也霜雪飄暴凍入肌髮夏之為用也金流石爍火走膚脉如陽春高秋者稀焉南則瘴風毒虺之為厲也北則獯戎黠虜之為患也如洛陽咸秦者幾焉李文饒集衆木盡揺落始見竹色真孟東野互見因事見人醜婦競簪花花多映愈醜唐文粹衆花盡處松千尺羣鳥喧時鶴一聲高達夫雀喧知鶴靜鳧戲識鷗閑同上

本朝萬木歲寒配喬松於巨栢衆星夜艾凜明月與長

庚東坡賀林待制啓互見因難見人　試看青松鶴何似珠門客歐公集互見趣向不同

君看花枝朝露何如松上霜風山谷詩

影響相應

經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易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易　隆墀永歎遠聲必盈處高墀而長歎遠聲之中盈響而應易畧例　善邇而遠至命宫而商應修下而高者降與彼而取此者服矣同上　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

書卿士師師非度小民方興相爲敵讎書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聞畢命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書鼓鍾于宮聲聞于外詩衛文公臣子多好善賢者樂告以善道也鄘干旄内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弗與爭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故德輝動於内而民莫不承聽理發諸外而民莫不承順記樂記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從其所行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矣故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緇衣上好仁則下之

為仁爭先人同上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語子路

子以富貴而下人何人不尊以富貴而愛人何人不親家語五見施報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孟子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同上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公孫丑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告子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滕文公上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然後人毀之國

必自伐而後人伐之離婁上 訑訑之聲音顏色拒人於千里之外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孟子大人之教若形之於影聲之於響莊子別契券者所以為信也上好權謀則誕詐之人乘是而後欺探籌投鈎者所以為公也上好曲私則下乘是而後偏衡石稱懸者所以為平也上好傾覆則下乘是而後險勝斛敔槩者所以為均也上好貪利則下乘是而後鄙豐取刻與以無度取於人荀子楚王好細腰故朝有餓人同上善其言而類焉者應矣故

馬鳴而馬應之非知也其勢然也同上夫下之於上猶響之應聲影之像形也聽唱而應視儀而動上好富者民死利矣荀子齊桓好服紫一國盡服十紫不得一素公患之管仲曰試勿衣也謂左右曰甚惡紫桓公諾三日莫有衣紫者韓文鄒君好長纓左右皆服纓甚貴公患之因先自斷其纓而出國中皆不服同上人主之情上通于天故誅暴則多飄風枉法令則多蟲螟殺不辜則國赤地令不改則多淫雨淮南子鄒衍盡忠於燕惠王王信讒繫

之鄒子仰天而哭正夏而天為之降霜淮南子有陰德者必有陽報有陰行者必有昭名同上湯去三面之網歸之者四十國文王葬城隅之枯骨天下懷其仁傅子體痛者口不能不呼心說者顏不能不笑尹子從道必吉反道必凶如影如響也同上

史齊桓公後會諸侯於葵丘益有驕色諸侯頗有叛者史齊世家口雖未言聲疾雷震令雖未行化馳如神史記漢女居東海養姑姑女讒之於姑姑經太守訴而殺之五月

下雪漢書東海有孝婦少寡無子養姑甚謹姑死姑之女告吏婦殺我母吏捕孝婦自誣服太守竟殺婦郡中枯旱三年漢書上自初即位詔選天下文學材智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士多上書言得失自衒鬻者以千數通鑑漢武紀猶桴鼓之相應前漢李尋傳宋景公小國之諸侯耳有不忍移禍之誠出人君之言三熒惑為之退舍西漢杜欽傳吳王好劍客百姓多瘡瘢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同上匡衡傳朝有變色之言則下有爭鬬之患上有自專之士

則下有不遜之人上有克勝之任則下有傷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則下有盜竊之民　周南召南被聖賢之化深故篤於行而廉於色鄭伯好勇而國人暴虎秦穆貴信而士多從死陳夫人好巫而民淫祀晉侯好儉而民蓄聚太王躬仁邠國貴恕由此觀之治天下者審所上而已同上　善惡之報各如其事西漢梅福傳　車駕自幸洛陽獄録囚徒理出千餘人時天旱大雨通鑑　為善者天報之以福為非者天報之以殃西漢景帝紀　下之應上猶景嚮

也西漢正史 獨讀曰讐自永平以來臣民雖有習浮屠術者而天子未之好至帝始篤好之常躬自禱祠由是其法浸盛通鑑漢桓紀

猶叩木本百枝皆動東漢李固傳互見事同一體舉中於禮則强梁褫氣片言違正則厮臺解情東漢循吏傳贊

一夫得情千室鳴絃同上互見循良

姜詩母嗜魚鱠又不能獨食夫婦常力作供鱠呼鄰母共之舍側忽有湧泉味如江水每旦輒出雙鯉魚以供二母之膳同上姜詩妻列傳

魏武好法律而天下貴刑名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通鑑

殷紂好色

妲己是出葉公好龍真龍游廷（通鑑漢桓紀）王者心有所想雖未形顏色而五星以之推移陰陽為之變度（漢靈紀）謝安好聲律期功之慘不廢絲竹士大夫效之遂以成俗（晉海西公紀）秦劉蘭討蝗經秋多不能滅有司奏請徵蘭下廷尉秦王堅曰災降自天非人力所能除此由朕之失政蘭何罪乎是歲秦大熟（晉武紀）作解散髻斜插簪朝野慕之相與倣傚（齊王儉）齊帝既殘忍有司訊囚莫不嚴酷或燒犂耳使立其上或燒車釭使以臂貫之（梁敬帝紀以上並通

鑑

裴矩佞於隋而忠於唐非其性之有變也君惡聞其過則忠化為佞君樂聞直言則佞化為忠 通鑑唐太宗

上入苑中見蝗掇數枚祝之曰民以穀為命而汝食之寧食吾之肺腸舉手吞之是歲蝗不為災 同上

夫人之慕名如水趍下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陛下若取士以德行為先文藝為末則多士雷奔四方風動矣 同上高祖

唐張楚金魏元忠臨刑太后使鳳閣舍人王隱客馳騎傳聲赦之是日陰雲四塞既釋楚金等天氣晴霽 通鑑武后

傳記行非爲影也而影隨之呼非爲響也而響和之許氏說文

蝨吏抵冐取民財則生螣吏乞貸則生螟吏冥冥犯法則生許氏說文

宋景公時熒惑在心公召子常問焉子常曰禍在君可移於相公曰相所與理國家也曰可移於百姓曰百姓死寡人將誰爲君曰可移於歲公曰歲饑人餓必死焉爲人君而徼其人誰以我爲君乎子常曰君有至德之言三天必三賞君熒惑必徙三舍後果三徙呂氏春秋

齊景公時熒惑守虛期年晏子曰虛齊之分野

當强爲善公乃去寃獄振孤敬老行之三日而熒惑遷其守春秋周公下白屋之士七十人而天下之士皆至晏子與同衣食百人而天下之士亦至仲尼脩道行理文章而天下之士亦至說苑

集爾形信直影亦不曲爾聲信清響亦不濁晉裴頠安夷箴至入瑞本澄源庶女告天振風襲於齊堂建平王上傳媱風大行貞女蒙冶容之誨淳化啟流盜跖挾曾史之情陸士衡演連珠賤臣叩心飛霜擊於燕地選江文通上書珠玉無脛而自至者以人

好之也孔融本傳宋景公時大旱三年卜之以人祠乃雨公下堂頓首曰所以求雨將自當之言未卒大雨藝文類聚强於内者外必勝殖不固者發必隳皇甫湜匹婦含怨三年亢陽匹夫結憤六月飛霜唐文粹漢髙帝大度故其時多魁傑不覊之才孝武好英風故其時富瑰琦立名之士孝宣精吏治故其時萃循良核實之能陸宣公集誠信大虧則百事無不紕繆同上

本朝六國合從而辨説之材出劉項並世而籌畫戰鬭

之徒歸唐太宗欲治而謀謨諫諍之佐來臨川集

唐太宗朝將相固不可及至技藝之士醫有孫真人陰陽有李淳風呂才相法有袁天罡後世不可及也明道集

武帝好四夷之功而勇銳輕死之士充滿朝廷闢土廣地無不如意及後息民重農而趙過之儔教民耕耘亦被其利此一君之身趣好殊別而士輒應之司馬溫公通鑑論

機鋒相湊

經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

磬乎語憲問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里仁子犁然有當於人之心莊山木子游汾亭鼓琴有釣者過曰美哉琴意在山澤而有廊廟之志文中子史禰衡為江夏太守黃祖作書記輕重疏密各得體宜祖持其手曰此正得祖腹中之所欲言也東漢本傳互入文章王儉令任昉作一文及見曰正得吾腹中之欲任昉傳集堯心惟舜會元稹集光陰與時節先感是詩人白樂天杜詩韓集愁來讀似倩麻姑癢處抓杜牧之

物理相資

經若金用汝作礪書　惟木從繩則正同上　鼓無當於五聲五聲弗得不和水無當於五色五色弗得不章記學記　無本不立無文不行禮器

子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孟子滕文公上　以粟易械器者不為厲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為厲農夫哉同上　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同上　金石有聲不考不鳴莊子　有刀者確諸

有王者錯諸行楊季烏號之弓谿子之弩不能無弦而發

越舲蜀艇不能無水而浮淮南子

陽不得陰之職亦不能獨成歲終前漢董仲舒策水火相濟

鹽梅相成唐王義方傳

傳記干將莫耶非得人力則不能割堅箭利金不得主

機之利則不能遠戰國策龍非風不舉龜非天不兆曾子

集塤箎相須選雲龍之所能使為靈也然龍弗得雲無

以神其靈矣韓文雜說經非權則泥權非經則悖柳斷刑

物類相感

經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易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易名雲者龍命呂者律易命宮而商應同上有豕白蹢烝涉波矣詩嘤嘤草蟲趯趯阜螽以燧取明火於日以鑒取明水於月周禮天降時雨山川出雲記孔子閒居方以類聚樂記子陽燧見日則然為火莊子鄭師文學琴於師襄當春而

叩商絃以召南宮凉風總至草木成實及秋而叩角絃以激夾鍾温風徐迴草木發榮當夏而叩羽絃以召黄鍾霜雪交下川池暴沍及冬而叩徵絃以激蕤賓陽光熾烈堅氷立散將終命宫而總四絃則景風翔慶雲浮甘露降醴泉涌外閒

湯施薪若一火就燥也平地若一水就濕也草木疇生禽獸羣焉物各從其類也荀子

天之且雨也陰曀未集而魚已噞矣

山雲蒸柱礎淮南子

抱薪加火燥者必先然平地注水偏者必先濡鄧子

史蟋蟀俟秋唫蜉蝣出以陰虎嘯而風冽龍興而致雲王褒頌南風至則黄鍾應融風動而魚上氷後漢蔡邕傳威蕤在野野集仁獸後漢應龍之翔雲霧滃然而從震風薄怒萬竅不約而號物有自然相動耳唐裴寂贊影之像形響之赴聲動而相隨各以類應唐書

傳記吳牛見月而喘世說蛤蟹珠龜與月盛衰會稽先賢傳蚌蛤龜珠與月盛衰月者太陰之中故龜蛤之屬因之以盛虧呂氏春秋日月望則蚌蛤實月晦則蚌蛤虛大戴後霜降則鳴山海經陽出雞鳴以類感也春秋說蟻

封穴户大雨將至焦貢易林唐樂懸散失獨無徵音孝嗣貢求得喪車一鐸入而振之於東南隅果有應也遂掘之得石一段為四具補樂懸之散闕周正集同音者相和同類者相似飛鳥號其羣鹿鳴求其友楚辭叩宮而宮應彈角而角動虎嘯而谷風生龍舉而景雲往聲音之相叩兮言物類之相感也同上鳴聲相應仇偶相從選詩蚌蛤珠胎與月虧全選吳都賦隱雷自天昆蟲已聽浮陰在漢柱礎先霑任孝恭啓

相資成美

經若作酒醴爾惟麴糵若作和羮爾惟鹽梅書　惟周公克慎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畢命　為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修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語見衆力易成

史晏子曰和如羮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左傳昭二十　智者慮勇者行仁者守穀梁傳　金木水

火剛柔相濟然後克得其和能為之用東漢桓譚傳聚精會神相得益彰雖伯牙操遞鍾逢門子彎烏號猶未足以喻其意也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俊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聖主得賢臣頌樂廣善清言而不長於筆將讓尹請潘岳為表時人咸云若廣不假岳之筆岳不取廣之旨無以成斯美晉書唐史臣稱崇善應變以成天下之務璟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二人道不同同歸于治唐書宋璟傳互見殊塗同歸李華為元德秀碑顏真卿書李陽冰篆額後人

爭摹寫之號為三絕碑唐書互見布慕王義方曰天子置公卿大夫士俾其水火相濟鹽梅相成不得獨是獨非也唐書本傳

傳記珍裘以衆腋為溫廣廈以羣材合構史通天下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取之於衆白也呂氏春秋一入衆力易成

集士夫之能享大名顯當世者莫不有先進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為之前焉士之能埀休光照後世者亦莫不有後進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為之後焉莫為之前雖美

而不彰莫為之後雖盛而不傳是二人者未始不相須也（韓文上于頔）布衣之士身居窮約不借勢於王公大人則無以成其志王公大人功業顯著不借譽於布衣之士則無以廣其名是故布衣之士雖甚賤而不諂王公大人雖甚貴而不驕其事勢相須其先後相資也（同上與鳳翔刑尚書）先進之士得人而託之則道德彰而名聞流後進之士得人而說之則事業顯而爵位通（同上送許郢州序）武丁賢君也傅說賢相也而武丁引金作礪以命其相說喻木

從繩則正以戒其君陸宣公文善為國者宣惠以養威養威以尊惠威而能養則不挫惠而見尊則有恩同上絲桐本異質音響合自然韋應物集氷玉相輝椒蘭同馥張九齡文氷置白玉壺始見清皎潔珠穿殷紅縷始見明洞徹元稹集猶衆壑合注霈霈為大川羣山出雲混成一氣呂和叔文集互見衆力易成

本朝端溪石硯宣城管王屋松烟紫兎豪更得孤卿老書札人間無此五般高欒城集

相鬬相損

史令兩虎共鬬其勢不俱生通鑑互見勢不兩立朱彭寵貴為世莊士愛惡相攻能為國憂猶昆虫之相齧適足還害其身也後漢孔融傳角智者皆窮角力者皆負通鑑漢獻紀傳記韓盧天下之疾犬東郭逡天下之狡兎盧逐逡環山者三兎極於前犬廢於後犬兎各死戰國策下莊子方刺虎卞竪子曰兩虎方食牛牛甘必爭爭必鬬鬬則大者傷小者死從傷而刺之一舉必有獲兩虎之名有頃

兩虎果鬬大者傷小者死春秋後語

蘇代曰臣過易水見小蚌方出爆而鷸啄其肉蚌合而箝其喙鷸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必有死蚌蚌亦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必見死鷸兩不相捨漁父得而併擒之戰國策

各行其志

經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易

道並行而不相悖記中庸

互入

殊塗同歸

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語

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語

史伍員與申包胥友其亡也謂包胥曰我必覆楚國包胥曰勉之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左傳定公子罕曰我以不貪為寶爾以玉為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左襄十五年分量不同楚伍尚謂其弟員曰爾適吳我將歸死我能死爾能報左傳昭公張竦曰人各有性長短自裁子欲為我亦不能吾而效子亦敗矣西漢陳遵傳互入各有所長蕭望之以射策為郎署小苑東門候王仲翁傳呼甚寵顧謂望之曰不肯錄錄反抱關為望之曰各從其志同上蕭望之傳王

陽為益州刺史行部至邛郲九折坂嘆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後以病去及尊為刺史至其坂問吏曰此非王陽所畏道耶吏對曰是尊叱其馭曰驅之王陽為孝子王尊為忠臣王尊傳　後漢

武盡善矣終全孤竹之潔逸民傳

袁覬說蔡興宗曰舅今宜出居陜西覬在襄沔若有事可以共立桓文之功興宗曰女欲在外求全我欲居中免禍各行其志不亦善乎通鑑宋明紀

沈慶之死子侍中文叔欲亡謂其弟中書郎文季曰我能死爾能報遂

飲慶之之藥而死文季操刀馳馬而去同上宋太祖馬樞曰貴爵祿者以巢由為桎梏愛山林者以伊呂為管庫求名實則芻芥柱下之言翫清虛則糠粃席上之說陳書本傳或與世同塵隨波瀾而俱逝或違時矯俗望江湖而獨往北史隱逸序集樂於用則豫章貴厚其生則社櫟賢劉賓客百獸與鳳凰同於簫韶中知各極其懽心耳又何暇自審其形容之不類哉元微之集太公戰牧野伯夷餓首陽同時號賢聖

進退不相妨白樂天集君知天地中寬窄鵰鶚鸞鳳各自飛

雙鳳棲梧魚在藻飛沉隨分各逍遥同上

本朝鵬鷃逍遥各自知臨川集

各有所長

經變達於樂而不達於禮記仲尼燕居德行顔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語先進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語憲問又入分量不同臧武仲之智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

之藝語

子騂騮騏驥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狌莊子相高下視磽肥序五種君子不如農人相美惡辨貴賤君子不如賈人設規矩陳繩墨便備用君子不如工人荀儒效曰不知夜月不知晝日月為明而非能無也淮南子奚仲不能為逢蒙造父不能為伯樂同上

史祠諶能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左襄三十一孔子曰良農能稼而不能為穡良工能功而不能為順史孔子世家宋

義謂項羽曰被堅執銳義不如公坐運籌策公不如義通鑑秦王世紀范蠡曰四封之內百姓之事蠡不如種也四封之外敵國之制立斷之事種亦不如蠡也國語黃霸材長於治民及為丞相風采不及邴魏功名損於治郡東漢黃霸傳張竦謂陳遵曰人各有性長短自裁子欲為我亦不能吾而效子亦敗矣同上陳遵傳薛宣起佐史登宰相為世吏師及居大位以苛察失名器誠有極也西漢本傳陳平曰於今面折庭爭臣不如君全社稷定劉氏後君亦不如

臣同上陳平傳曾子長於孝然實魯鈍文學不若游夏政事不若冉季今欲使一人兼之苟有可觀內必有闕通鑑漢順紀

諸葛亮治戎為長奇謀為短理民之幹優於將畧蜀志本傳

呂義為政簡而不繁號為清能然居大官名聲損於郡縣同上

臨郡則垂稱處朝則被損同上陳壽評

孫策謂弟權曰舉江東之衆決機於兩陣之間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舉賢任能各盡其心以保江東我不如卿吳志本傳

摯虞太叔廣並為列卿每至公座廣談虞不能對虞筆廣不

能答樂廣善清言而不長於筆將讓尹請潘岳為表時人咸云若廣不假岳之筆岳不取廣之旨無以成斯美晉書

謝鯤曰端委廟堂使百僚準則鯤不如亮一丘一壑自謂過之晉書庾亮

褚䂮以幹用稱為縣吏事有不合令欲鞭之䂮曰物各有所施榱桷之材不合以為藩落晉書互見大才

小用古人有云耕當問奴織當問婢此言各有所能也隋書

史思明曰李光弼長於憑城今出在野此成擒矣通鑑

諸葛亮明於治國而為相雲長張飛勇冠三軍而為將同上

漢獻紀

傳記曹沫之奮三尺之劍一軍不能當使曹沫釋其三尺之劍而操銚鎒與農夫居壠畝之中則不若農夫戰國策

猿獮猴錯木據水則不若魚鼈歷險乘危則騏驥不如狸狐同上

顧劭與龐士元曰吾與足下孰愈曰陶冶世俗與時浮沉吾不如子論王霸之餘策覽倚伏之要害吾似有一日之長劭亦安其言世說

集琴待嵇中散杯思阮步軍元微之集

子長在筆予長在論

劉賓客

廉頗解武文無說謝朓能文武不通杜荀鶴集

天之生物為用罕兼性有所長必有所短才有所合亦有所暌曲成則器物不遺求備則觸類皆棄是以巧梓順輪桷之用故枉直無廢材良馭適險易之宜故駑驥無失性陸宣公文互見隨材器使

本朝倕工於為弓而不能射奚仲工於為車而不能御歐公作梅聖喻集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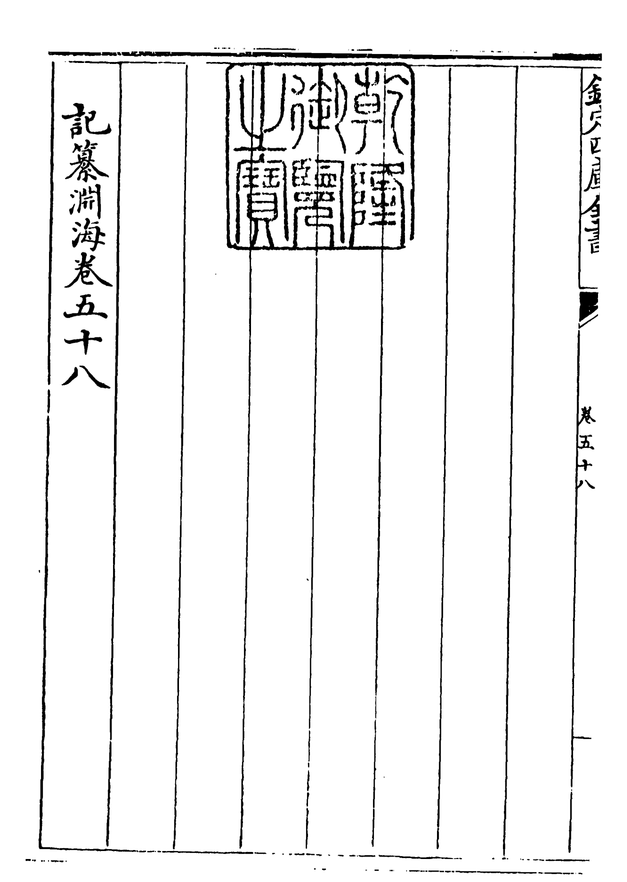
物有所不可則亦有所宜譬夜偷者不以馬司晝漏者不以雞山谷文

各為其主

史蒯通曰跖之犬吠堯非其主也史記晉滅欒氏欒氏執政使欒氏之臣勿行欒氏之臣辛俞行使執而獻公曰國有大令何故犯之對曰自臣之祖以無大援於晉國世隷欒氏於今三世矣臣故不敢不行國語滕公曰季布何罪臣各為其主用職耳項氏臣豈可盡誅耶通鑑漢高祖紀臣各為其主耳同上跖之狗吠堯堯非不仁狗固吠非其主當是時臣惟獨知韓信非知陛下也同上漢高紀桀之犬可使

吠堯跖之容可使刺由西漢鄒陽書　鬬公敘顔良拜書辭曹操而犇劉備左右欲追之操曰彼各為其主勿追也通鑑漢獻紀　什翼犍嘗討西部獲射者部臣欲臠割之什翼犍曰彼各為其主鬬耳何罪遂釋之同上晉海西公紀　羣士陳力各為其主三國魏明帝紀

傳記魏勃曰跖之犬吠堯非貴跖而賤堯狗自吠非其主也春秋後語



記纂淵海卷五十八